唐代文學史

陳子展著

中國文學史叢編

唐代文學史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渝）

（定價一百五十元）

著作者：陳子展

發行人：姚蓬子

發行所：作家書屋

重慶：民國路特一號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本書據作家書屋1944年版影印

目錄

一　說到唐代文學

說到唐代文學，我以爲劉昫「舊唐書、文苑傳」，宋祁「新唐書、文藝傳」一都紀載得很好，可是他們論文的宗旨却有不同。劉昫生在五代古文中絕的時代，偏重駢文；宋祁生在北宋古文復興的時代，偏重古文。劉昫最贊美初唐之文，說是「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宋祁則最贊美中唐之文，說是「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

，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劉昫於唐詩特提王維、杜甫；宋祁於唐詩則特提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而以侍從酬奉之作推許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譎怪之作推許李賀、杜牧、李商隱。如上所說，可見劉昫宋祁論文宗旨不同，他們眼中的唐代文學也頗異樣了。假使我們論唐代文學要分初盛中晚四期的話，那末宋祁最推崇中唐之文，而不提及晚唐，於初唐之文沿襲南朝頗有微詞，於盛唐之燕許大手筆始稍爲推許。他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下文他就說到韓柳了。他於中唐韓柳一派的古文說是「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推崇已極，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中唐爲唐代文學最盛的時期，他不論及晚唐之文也是當然的了。

就文學本身的發展進程而說，李唐一代是文學史上最好分期的一個時代。在這

以前，八代文學以古體詩和駢文爲盛；在這以後，就以近體詩和古文爲盛了。近體詩講求聲律，雖說因受佛典文學轉讀讚唄影響而起於齊梁之際，實則到唐代而近體詩的規律才算確立。加以唐代音樂因融合胡樂俗曲的結果而新聲轉盛，自然於當時入樂的詩歌有些影響。唐詩聲調之美，和後來詩人對於唐音的贊歎，不是沒有來由的。

再就文學產生的歷史影響和社會背景說，在八代中間經過五胡亂華，南北朝對立。所謂胡虜，都是西北或鄰近東北的遊牧部族，漸漸成爲中華民族的新分子，他們的民族性伉爽直率、慷慨悲歌，自然有一部分融化到中華民族的裏頭。直到隋唐統一，經過幾百年，中華民族同化諸部族的艱鉅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唐文學以固有的溫柔敦厚的底子加上許多外來的慷慨悲歌的成分，通過南朝的鉛華靡曼參以北朝的伉爽直率，因民族性格的融合與文化風格的融合，不知不覺中就產生出一種異彩來了。我們還應該知道：唐代自李淵起兵，化家爲國，承南北朝喪亂之後，隋煬帝

荒淫之餘，削平了割據的羣雄，造成了統一的專制的一個大帝國，人民也就樂得休養生息，安於一種小康的狀態。貞觀盛世，至於斗米三錢（「魏徵傳」）。直到玄宗，百年之間，雖間見水旱蝗螟等災荒，一經賑給，便又相安無事。而且玄宗開元年代，累歲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本紀」）眞算是所謂太平盛世了。這時候在民間以有了剩餘經濟之故，自然可以產生多量有文學教養的知識份子。在政府方面，貴族官僚只知道歌舞太平，鋪張盛世，怎樣的誇耀功德，炫示權威，文學恰好給他們利用作爲這種工具。所以當時詩歌的大部份不是奉和應制，就是樂府歌辭，揄揚或娛樂聖主賢臣以及諸王公主之作。如從四傑沈宋以至蘇頲的大手筆，就大半是諛生頌死的文章。只因當時正需要這種文學，不然，便得不到國家的豢養，也就不能見重於社會了。「舊唐書、張說傳」裏說：「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　將建議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

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其實，玄宗這種粉飾盛時的政策，還是承襲了祖先的傳統 因爲從太宗高宗歷武后中宗睿宗各朝，莫不提倡文學，重用文人，先後設置了文學館弘文館崇文館修文館等淸要機關。招攬一班文人學士。又常常舉行君臣酬唱，吟詠倡和的宴會。還定下了天下英雄入彀中的考試制度，兼用詩賦取士，開了文人發得利祿的一條捷徑。同時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三大教並行不悖之外，他如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先後傳入中國）藝術（如建築雕塑音樂繪畫書法之類）等都很自由的得到相當的發展，也足以豐富文學的內容，提高文學的水準。至於唐代武功之盛尤爲秦漢以來所未有，所以高祖說：「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紀功詩說：「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當時皇帝是諸蕃君長共載的天可汗。 是中國民族力最強盛的時代，四夷懾伏，中外交通，彼此文化也得到了交

流機會，對於文學也有其相當的影響。前人下種，後人收穫，到了玄宗時候，就達到開花結果的日子了。加以玄宗末年突起安史之亂，驚破了當時人的太平迷夢。安史之亂雖然平了，而藩鎭之禍不息。從太平盛世的詩人忽然跌到了這樣一個禍亂的社會，無論是在掙扎中的貴族官僚，未得志的知識分子，受了這樣一種大刺激，他們心靈上所起的反應雖因階級性個性種種的差異而有強弱深淺等等的不同，可是對於人生的認識，文學的表現，却都較以前更爲深刻，因爲事實上告訴我們：這一的期詩人的收穫最爲豐富。換句話說，他們的成就最爲偉大，還大有影響於後來的作者。我把李白、杜甫代表這一時期稍前的作家，把韓愈、白居易，代表這一時期稍後的作家。這一時期約自八世紀初葉到九世紀中葉，即所謂盛唐中唐的時期，也就是唐代文學最盛的時期。所謂晚唐即由九世紀中葉到末葉的一個時期，那就是唐代文學衰落的時期了。

二　初唐詩人

現在先講初唐詩人：

高棅「唐詩品彙」初盛中晚之分，似乎係承宋祁三變之說，和嚴羽盛中晚之說為評述便利而設的。所謂初唐，包括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武后的一個時期。（約自六二〇——七一〇）這一時期雖因開國君主鑑於六朝，政尙簡質，文學上有虞世南、王師旦等反對沿襲南朝宮體之詩，浮靡之文，而提倡雅正，（「新唐書、虞世南傳」「文藝傳」）但除虞世南、李百藥、魏徵、王績（王通之弟）幾人之作近於所謂雅正而外，大都仍沿江左餘風。有名的如上官儀（？——六六四），其詩綺錯婉媚，雖被稱為「上官體」，實是宮體的變種，不過他更講究對仗而已。就是最有

名的初唐四傑王楊盧駱也還跑不出南朝的範圍，不過他們的駢文更講究平仄而已。

王勃，（六四八——六七五）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王通之孫，福畤之子，一家祖孫父子兄弟都有才名。勃六歲能文章，未冠應舉及第。旋爲沛王府修撰，因諸王鬥雞，戲爲文檄英王雞，爲高宗所斥。父亦坐貶爲交趾令。勃往省父，渡海溺死，年二十八。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明張燮輯本。勃爲文敏捷，時人稱爲「腹稿」。所作駢文以「滕王閣序」爲最佳。序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爲傳誦名句。便是反對駢文的韓愈作「新修滕王閣記」提到王勃，也說「壯其文辭」。他說「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勃序，緒賦，仲舒記）之次，有榮耀焉」。勃詩工五言，今錄一首於次。

別薛華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楊炯，（六五〇——六九二？）華陰人。年十一舉神童，爲崇文館學士，儒學司直。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卒官下，年約四十餘。時稱王楊盧駱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雖不滿於勃，然亦不見有大勝勃處。今存「盈川集」十卷，明童佩輯本。錄其詩一首：

從軍行

烽火照玉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他作詩賦每好速以人名作對，如「庭菊賦序」云：

辟凱以親賢爲洗馬，田巖以幽貞爲學士。高元思、張師德以至孝託後車，顏強學、沈尊行以博聞兼侍讀。周琮、李憲、王祖英、曹叔文以儒術進，崔融、徐彥伯、劉知幾、石抱忠以文章顯。德行則許子豐，耆舊則權無二。駱續則羽諸之前識，張相則老莊之後興。

又如詩中也好用古人名：

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亭逢李廣騎，門接邵平瓜。（「送李庶子致仕還洛」）

鍾儀琴未奏，蘇武節猶新。（「和劉長史答十九兄」）

因此，他的作品被譏為「點鬼簿」。

盧照鄰，（六五〇——？）字昇之，幽州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為鄧王府典籤，王稱「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中。後以足攣手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尚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其「窮魚賦序」稱曾以橫事被拘，將致之深議，則中間又遭非罪。讀他的「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他想向每人乞錢二千，貧困可以想見。又「釋疾文序」云：「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

蹇柱，一臂連蹺；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又云：「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載；」病苦亦可想見。無怪乎他自稱「幽憂子」，最後與親屬執別，自沈潁水了。「釋疾文三歌」之一云：

歲將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祕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這就是那位苦命詩人的絕命辭了。今存「幽憂子集」七卷。

駱賓王，（六五〇——六八四）婺州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有「詠鵝」詩云：「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為人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去。徐敬業起兵，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武后讀檄，初但嬉笑，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瞿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伏誅，年三十五。所作詩文多散失，武后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郗雲卿集成十卷，今存。（以上四傑集均有「四部

叢刊」本）朱國楨「湧幢小品」，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旋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則孟棨「本事詩」所云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問遊靈隱寺作詩，嘗爲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句一說，似不可靠。賓王所作好以數字爲對，被譏爲「算博士」。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篇中亦多數字。如云「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此以數字狀形勢之雄。如云「三街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此以數字狀宮闕之壯。如云「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此以數字狀王侯貴戚之荒淫無度。如云「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常驕奢。」此以數字狀倏忽變遷，榮華消歇。如云「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此以數字狀一己之淹滯。這位算博士的詩眞算會用數目字了。也許是因爲這首多用數

字的詩得到當時人的鼓勵，他總喜常用數字的。

「新唐書、文藝列傳、杜甫傳」贊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又「宋之問傳」云：「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五言古詩相傳自蘇李而成立，五言律詩則自沈宋而成立。自然，四聲八病之說，麗辭屬對之法，雖遠在齊梁之際，沈約劉勰諸人已有提倡。五言律詩的萌芽也在齊梁、如沈約、王融、謝朓、江淹、何遜、陰鏗諸人所作，就有許多這類詩。到了初唐四傑沈宋諸人，他們的這類詩，不但屬對精密，平仄也精密了，五言律詩的體製完成了。同時七言律詩也成立了，沈宋就是兼工七言律詩的人。總之，這個時期五七言律絕詩都有了，七言古詩也漸漸盛行了。

沈佺期，（六五〇——七一五？）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後官至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其爲詩尤長於七言。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外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羣。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宋之問，（六五六——七一二）字延淸，虢州弘農人。武后時，召與楊炯分直內教。於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匿張仲之家，以舉發仲之與王同

暗謀劉武三思事，得復官。爲了脫罪求榮，便是告密賣友的事他也居然做。睿宗立以易之爲三思黨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年五十七。之問善爲五言詩。

題大庾嶺北驛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
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沈宋之流至爲在朝小人捧便壺，可謂斯文掃地了。據「新唐書、文藝傳、李適傳」云：「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用藏、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桃。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

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多謝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君主以文學粉飾盛時，文人以文華取幸。由叔世的宮體詩到盛時的奉和應制之作，顯有歷史綫索可尋。在這些文人中，除沈宋而外，徐堅（六五九——七二九）劉子玄（六六一——七二一）是淵博的學者。徐撰「初學記」，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歐陽詢（五五七——六四一）「藝文類聚」，精勝於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北堂書鈔」，白居易「白孔六帖」。劉本名知幾，著「史通」，為史學傑作，論者推為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其他如李嶠、杜審言、宗楚客、薛稷等則都能詩，而以李嶠杜審言為著。李嶠、蘇味道、崔融、杜審言被稱為「文章四友」。李嶠（六四四——七一三）最，「詠物詩」，凡日月風雲河海田宅典籍音樂文具武器以及銀錢布帛飲食被服舟車器用飛潛動植各類物事都有題詠，都是五律，共存一百三四

十首之多。(據「全唐詩」)大約因爲當時這種詩體還算新起，他纔用這種詩體作詠物的嘗試，他就成了唐代第一個詠物詩人。杜審言（六四七——七一五）是一個恃才傲世的狂士。「新唐書、文藝傳」本傳云：「蘇味道爲天官侍郎 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也。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又云：「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 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他臨死還不失掉矜誕的風趣。所作亦頗有風趣，今錄二首：

春日京中有懷

今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上林苑裏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
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贈蘇綰書記

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

紅粉樓中應記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說也奇怪，在這文學沿襲江左餘風的時候，有幾個隱逸方外的詩人偏能別具一格，突破「當時體」的範圍。前已提及的王績和現在要說到的王梵志、寒山子、就是如此。倘若王梵志眞是生於隋文帝時候（五九〇？——六六〇？）（「太平廣記」八十二）「寒山子」眞是貞觀中天台唐興縣僧，（？「四庫提要」一百四十九）那末，他們約和王績（五八四——六四四）同時。王績的思想屬於老莊一派，他們的思想屬於佛家一派。王績是「隱逸傳」中的人物，好飲酒，既作「醉鄉記」「無心子傳」「五斗先生傳」，又著「酒經」「酒譜」，當時李淳風稱他為「酒家南董」。他常把周易老莊放在床頭，而大膽說出「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的話。作有許多近於白話的詩，而又不傷雅正。

題酒店壁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秋夜喜遇王處士

北場芸藿罷，東皐刈黍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

春桂問答二首

問春桂：「桃李正芳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春桂答：「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

無疑的，王績的人格和詩格都深受陶潛的影響。今存「東皐子集」三卷。

王梵志　衛州黎陽人，相傳他是林檎樹上癭裏生出來的。其詩久逸，近來纔從敦煌石室發見幾個寫本，伯希和（Pelliot）拿去藏在巴黎圖書館。劉復「敦煌掇瑣」中鈔錄王梵志詩一卷。這裏選錄他幾首較好的詩：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卽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草屋足風塵，牀無破氈臥。客來且喚入，地鋪稿薦坐。家裏元無炭，柳麻且吹

火。白酒瓦鉢藏，鑰子兩脚破。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看客只寧馨，從你痛殺我。

世無百年人，强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養兒從小打，莫道憐不管。長大欺父母，後悔定無疑。

借物索不得，貸錢不肯還。頻來論即門、過任阿誰邊。

其他五言四句，都是諷世勸善的白話詩。例如：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載黃庭堅賞愛王梵志的「翻着襪」一詩，也是五言四句的：

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陳善「捫蝨新話」說：「知梵志翻着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這話說的有理。

我以爲寒山子大概生在初唐盛唐之際，隱居天台翠屏山，與國淸寺僧拾得、豐干時相往來，大歷中還在。（「太平廣記」五十五）「續藏經、風穴語錄」載寒山詩一首：

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破百王書，不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

寒山的詩或許受了王梵志的影響。王績往往題壁作詩，寒山則於竹木石巖，人家廳壁，處處題詩。現在看他自己怎樣自述：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眞是如來母。

他自誇好手，頗有風趣。他怎樣作詩的呢？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他不識什麼四聲八病，他不怕用凡言，他有意的要做不拘格律的白話詩。他也不管讀者的反應如何。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他自信會有人知道他的詩之妙處，會有人替他流傳。——「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他還自信他的詩具有使人爲善向上的效用：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眞性。今時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這裏選錄他的幾首好詩：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閒，爲此心悽愴。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

長，擡却雞子眼，雀兒舞堂堂。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旃檀。學道多沙數，幾個得泥洹。棄金却擔草，謾人亦自謾。似聚沙一處，成團亦大難。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這種詩略像禪宗語錄，無疑的是受了當時禪宗的影響。語帶詼諧而意實嚴肅，外似平易而內蘊機鋒，其妙處在此。「寒山子詩附豐干拾得詩」，有「四部叢刊」本。

自晉宋以來，漸有釋人模倣佛典文學中的偈頌而作偈說理，傳教，諷人。如鳩摩羅什慧遠用偈相問答；禪宗此土第二祖慧可第六祖慧能也作有近於白語的偈。可是惠休寶月之流仍作世俗豔冶之詩。慧能生卒（六三八——七一三）恰在王梵志寒山子間，王梵志寒山子作出這種非偈非詩的詩體自然不是偶然的奇蹟了。

最後要說這一時期的陳子昂（六五六——六九八）了，他是梓州射洪人，家世

富豪子，他獨苦節讀書。初爲「感遇詩」三十首 京兆司功王適歎謂「此子必爲天下文宗」。官至左拾遺 麟臺正字。嘗上書武后請興明堂太學，宋祁謂爲「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今存「陳拾遺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韓愈詩云：「國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柳宗元亦謂「張說工文章，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張說（六六七——七三〇）文章典麗宏贍，當時與蘇頲（六七〇——七二七）並稱，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號爲「燕許大手筆」。今存「張燕公集」二十五卷。有「四部叢刊」本。張九齡（六七三——七四〇）詩有神味，文亦高雅。今存「曲江集」二十卷，有「四部叢刊」本。燕許曲江皆爲初唐盛唐之際的人。初唐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吳少微始以經典爲本 稱爲「富吳體」。到了燕許大手筆，可說達到這一類文體的最高峯了。子昂之文，不遜燕許。所作長序猶沿排偶之習，論事書疏則疎樸近古，無怪韓、柳好像要推他爲古文運動的先驅。我最愛讀他的「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一首小詩把一瞬間登高望遠所得的靈感，所悟宇宙無限、人生有涯的大道理寫出來，眞是神來之筆。

綜觀初唐百年間文學，一面沿習了六朝浮靡的餘習，一面又有一點借復古而革新的傾向。作者輩出，後來居上，唐代文學脫舊創新的機運已經醞釀到了快要成熟的時候了。

三　盛唐詩人

所謂盛唐，應包括玄宗肅宗至代宗的一個時期。（約自七一〇——七八〇）太宗已有「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的豪語。實則到了玄宗纔是唐代國力達到最高峯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中國文化自兩漢以後發展到最高的一個時期。就文學說，由初唐四傑、沈、宋、陳子昂、張說諸人，直到盛唐李、杜、王、孟、高、岑諸人，詩格纔大變了。這一大變已和初唐作風不同，自然不必說八代。他們算替唐詩開了一個新時代，即就全部詩史說，也開展了一個新時代。倘若我們承認胡適之所說詩經時代爲「詩人時代」，那末，這一時代就可算是「第二詩人時代」了。

略依作者生卒先後，就從王、孟說起罷。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餘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年五十二。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皮日休「郢州孟亭記」：謂「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浩然也。」浩然一生風流瀟洒，不汲汲於仕進。所以李白「贈孟浩然」詩云：「吾愛孟夫，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　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他自己的詩中也說：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歲暮歸南山」）。

拂衣何處去？高枕南山南。欲徇　斗祿，其如七不堪。（「京還贈王維」）。

又詩云：

皇皇二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

他好與隱者道士上人法師來往，幽棲生活是他最好的題材。頗多關於「談玄」「高論」「悟道」「忘機」之作。如云：「會理知無我 觀空厭有形。」「坐聽閑猿嘯，彌清塵外心。」能引讀者於其欣賞的瞬間忘其自我，而與作者同入脩然塵外的一種境界。又云：「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可見他曾受了陶潛的影響，不過更饒禪機妙悟。又云：「書取幽棲事，將尋靜者論。」「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他似乎只許王維為知音。總之不是悟道的靜者不易領會他的詩趣。王士禎欣賞其富有神韻之作，這位閩詩人也算是他的異代知音能。今存「孟浩然集」四卷，有「四部叢刊」本。

王維，（六九九——七五九）字摩詰，太原祁人。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累遷給事中。天寶末，安祿山陷兩部，維為賊得，迎置

洛陽，迫以僞署。祿山大宴凝碧池，召梨園諸工合樂。維悲惻賦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維以「凝碧池」詩聞於行在，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音樂。弟兄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綵。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中惟有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無子，孤居三十年。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道友裴迪往來其間，彈琴賦詩爲樂。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今存「王右丞集」二十八卷，附錄二卷。王維是一個多方面的藝術家。他的生活兼都市山林而有之，不但與隱逸人物名僧道友相來往，兼爲豪英貴人虛左以迎。雖然他的詩格和孟浩然相近，王孟並稱，實則他的題材較孟豐富，體裁較孟多樣，情趣較孟深厚，有時禪味也較孟更濃。他的詩多爲諸王座上樂章，不止「渭城曲」一首。他的畫思固然入神，而詩思也象畫思，不過詩爲有聲之畫，畫乃無聲之詩而已。如詩句

云：「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都是詩中有畫的名句。又如：

蒼茫葭菼外，雲水與昭邱。檣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送賀遂員外外甥」）。

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淇上即事田園」）

前一詩不是很鮮明的一幅荊門秋色的畫面嗎？後一詩不是很活現的一幅北方田野的景象嗎？再如：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

這幾句詩給人以邊塞荒涼的深刻印象。把捉物象要點，而以單純有力的手法描繪之，同時以瞬間湧現的情思移人之，真只有觀察獨到，精思入神的藝術家纔能如此。又王維的詩常用靜字閑字。有時一詩中二字同用。如云，「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冬晚對雪」）以及「閉門書方靜」，「閑居日清靜」等是。惟其能閑能

靜總能察物工書、審音精樂．獨坐耽禪。今錄五律二首：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酬張少府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再錄五絕二首：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他的五絕似較五律更好。寫來不費力，却是由靜中妙悟得來的，言外暗示透出的。這是詩趣，也是禪趣。詩家三昧在此，禪家三昧也在此。

與王孟同時而作風路近，又見於王維詩題裏的詩人，有裴迪、祖詠、丘爲、儲光義、綦毋潛等，而以儲光義爲著。儲爲兗州人，與崔國輔、綦毋潛、祖詠、崔顥、常建同爲開元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天寶末任僞官貶死。今存「儲光義詩集」五卷。殷璠「河岳英靈集」稱其詩「削盡常言，得浩然之氣。」農樵漁牧是他常用的題材，質樸古淡略近陶詩，略嫌道盡而少餘味。例如「田家即事」一詩倘截去首尾六句豈不更佳？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群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常建，字里均無可考，但知其嘗爲盱眙尉而已。「河嶽英靈集」錄肅代間二十

四人、以建冠首、序中稱許其「松際露微月，淸光猶爲君」諸句。今存「常建詩集」三卷。錄其五律一首：

破山寺後禪院

淸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林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歐陽修「題靑州山齋」極賞此詩，謂欲效其語、久不可得。企慕古人，固是常事。至若李白之推許同時人崔顥「黃鶴樓」一詩，則尤爲虛心服善，不可多得了。

崔顥，（？——七五四）汴州人。有文無行，好樗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惟擇美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凡四五娶。（稍後秦系亦以出妻獲謗）累官司勳員外郎。他以「黃鶴樓」一詩而享盛名：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州。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沈德潛謂此詩「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相傳李白的「鸚鵡洲」「登金陵鳳凰臺」二詩為求敵崔顥此詩而作。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漢隴西人李廣之後，梁武昭王暠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碎葉。（今新疆焉耆）神龍初，（七〇五）遁還，客巴西。白生於西域，故名為蠻婆。（「四川總志」說龍安府平武縣有蠻婆渡，相傳李白母浣紗於此。）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後為任城尉，因家焉。白自述「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又說：「昔與邑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王琦「李太白年譜」說：「白性倜儻，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可知李白五歲到

二十歲左右是他讀書修養、任俠仗義的時期。二十五歲左右到四十歲左右，他就「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一徧干諸侯」「歷抵鄉相」了。據他自己說：「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乃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又說：「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上安州裴長史書」「上安州李長史書。」）大約他在楚漢的時期頗久，其間曾南泛洞庭，東至金陵、維揚，又曾至山東河南太原等處。在山東時，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亦同至長安。那時李白已四十多歲了。白到長安後，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召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灑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阻止。白自知不為親

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脩。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於是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自是浮遊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來往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這是李白四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事。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白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璘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往依當塗令李陽冰。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年六十二。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以白志在青山，爲改葬，立二碑焉。有「李太白集」三十卷，清王琦集註本，別爲附錄六卷。

李白論詩，排斥六朝，昌言復古。如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玄古，垂衣貴清眞。」又云：「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

韓。」（「古風」五十九首之一）又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孟棨本事詩」）他似以全力製作樂府古體，不甚措意於當時的律詩；偶作七律，存者不多。五律雖稱逸品，亦以長古體單行之氣，運於聲調偶儷之中。李陽冰的「李白草堂集序」說：「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用藏云：「陳拾遺卓立千古，横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國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我們可以知道李白不但自己有革新詩體的宏願，即從他同時的人看來，他也是一個風靡一世的詩體革命者。我以爲他倡詩體革命正和後來韓愈倡文體革命一樣，同是迎合一般人好古的心理而昌言復古，其實同是以革命者的精神而從事創作。皮日休說李白不求古於建安江左，不求麗於江左南朝，（「劉棗強碑文」）正是指李白的創作精神而說的。李白的詩雖多用樂府古辭舊題，却不甚

拘於原有意思，也不拘於原有聲調形式，乃是爲自己發抒胸臆而作的新詩，和其他的五言七言歌行一樣。從來詩人摹擬樂府的作品大都只能算是一種戲作。其根柢全置於作者自身的經驗而唱出由作者內心所發的聲音、絕不多見。到了李白，却能充分把自己肺腑中間潛流或澎湃的情感思想借着樂府而自然地歌唱出來。他眞是基於自己生活的經驗而發揮內在的眞理之抒情詩人啊！錄詩二首：

日出入行

日出東　隈　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風　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　浩然與溟涬同科。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　鏡悲白髮、朝如青絲

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爲何言少錢，徑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日出入行」一詩可見他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同時亦可見其與天地萬物精神往來的一種超脫境界。「將進酒」一詩可見他找尋刺激，貪圖瞬間享樂的頹廢生活。劉昫說他「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這是不錯的。所謂逸才，是說他有迥異尋常的天才。天才本是先天的；加以當他出生時，其母長庚入夢，名他爲白，而字太白；後來又有人稱他一「謫仙」，這都給他以非常人的暗示。他的詩裏說：「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重，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難怪他以不同凡人的仙侶自命了。何況他少年養高學道，受有道家（不如說神仙家）的影響，這就是

他詩中超自然的神仙思想的來源罷。所謂志氣宏放，也只才大而志益大。未得志時則羨慕游俠。如說：「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結襪子」）又說：「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俠客行」）得志時則享樂富貴。如說：「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何況游俠總是容易接近富貴的。如說：「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少年行」）從他詩中可見其超人超凡庸的游俠富貴思想。然而神仙不可求，富貴不可保，失志之餘，不免露出厭世思想、頹廢氣分，還是超世主義的一

實。所謂超世的意義當如此。他這種超世的思想和態度移在作風上也有超現實的傾向。往往用象徵的手法、暗示的力量 美化當前的現實。杜甫詩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以就李白超世的人格和作風說的。又一詩說：「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狂人、罪犯，天才，只是一個心理變態或精神異常者的人格的多方面，杜甫可說是最能知道李白的罷。李白於詩幾乎無體不工，但我最愛讀他的七言歌行「江上吟」、「廬山謠」、「夢遊天姥吟」、「灞陵行」、「宣州謝朓樓餞別」、「把酒問月」諸篇，眞有鞭打山嶽，驅走風霆的氣魄。同時也最愛讀他的五七言絕句，眞是語近情遙，使人神遠。雖是小詩罷，他却用其生命的全力把瞬間的靈感呈現出來，又並不像故意去努力，只像在一種不得不然的狀態裏，而已見其抒情的緊張，興會的深遠，這眞是抒情詩人入神的妙技啊！有唐一代，只有王維的五絕、王昌齡的七絕差可和他比肩，餘人均有不及。他和王昌齡是朋友，有詩爲證：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開元間進士，又中宏辭。曾爲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曉丘所殺。李攀龍推他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一詩爲唐代七絕壓卷之作。王士禎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李白的「朝辭白帝」，王維的「渭城」，王之渙的「黃河遠上」，和昌齡的「奉帚平明」皆可，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我們要知道足以使王昌齡詩名不朽的即在他那將近百首的絕句，（據「全唐詩」稱他爲「詩天子」）的也在此。從來批評者論到七絕大都是把他和李白並稱的。

當李白十二歲的時候，又有一個偉大的詩人誕生，這便是杜甫。

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字子美，晉杜預之後。本籍襄陽，曾祖依藝爲河南鞏縣令，徙居於此。祖審言，前已說過。父閑，終奉天令。母崔氏。甫幼多病，

家貧好學。他的「壯遊」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尚）魏（啓心）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見他幼年夙慧。二十歲左右，他就開始漫遊。「哭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大約游晉之後，又爲吳越之遊。歸赴長安，舉進士不第。「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見其少年時代的氣概。又「壯遊」詩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呼鷹皁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預）據鞍喜，忽如携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下第之後，遨遊齊趙間，過了八九年的快意生活，又到長安，他已是三十五歲左右的人了。「壯遊」詩又云：「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

子廢食召，華公命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不免敝，斑鬢凡稱觴。杜曲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生死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又「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云：「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可見他在長安時，雖聲名漸盛，而生活潦倒。同時國事漸壞，已露衰危之象。他在長安四五年間，先後進「獻鵰賦」「三大禮賦」「封西嶽賦」，而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自待制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衞率府胄曹參軍，但他仍不能養家。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中云：「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

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可見他雖做了一個小京官，兒子却已餓死了。同時又云：「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懽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他因過驪山而歎君臣懽娛，憂其荒淫兆亂。此詩作於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果然，安祿山就在這年冬叛亂了。肅宗立，他自鄜州欲奔行在，遂陷賊中。他的「哀王孫」、「哀江頭」等名篇，皆爲此時作品。次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房琯以討賊兵敗罷相，他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幾至獲罪。放還鄜州。他的傑作之一「北征」詩云：「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瞋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他由亂離中逃到家來，一時悲喜交集的情狀都活描出來了。此時官軍雖收兩京，而賊猶充斥。他的「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名篇皆此期間所作。他從鄜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飢，寓居成州同谷縣，自己負薪采橡栗自給。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寫他的艱苦生活最深摯最沈痛。（後來文天祥、汪元量、王夫之、鄭燮都有倣作）這個時候他已五十歲，李白也死了。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他

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死後，他經渝州到夔州，居之。「諸將」、「秋興」、「詠懷古跡」諸名篇皆此期間所作。大曆三年（七六八）離夔州，出峽，至岳州。四年至潭州，登衡山。五年到耒陽，死於寓次。旅殯岳陽，年五十九。註杜詩者號稱千家，以清仇兆鰲「杜詩詳註」為最流行。又「杜詩鏡詮」也好。

杜甫是屈原以後第一個被推崇的詩人，元稹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宋祁亦以為「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都似乎有推崇杜甫為集古今詩人之大成的意思。又黃庭堅推他為詩中之史，楊萬里推他為詩中之聖，王世貞則推為詩中之神。宋犖說：「七言古詩上下千百言，定當推少陵為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尤為集大成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要算王世貞詩神之說，推崇杜甫到了極點了。詆毀杜甫的人就很少，只有楊億詆杜為「

村夫子」，王愼中也曾嚴駁杜詩，都沒有什麼影響。至李、杜優劣之說，則始於中唐元、白諸人。元稹說：「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也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元白極推崇杜的長律，而白更推崇杜詩的諷諭，都不免抑李揚杜。當時韓愈有詩說，「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他以平等的眼光看李杜，所以對於當時的李杜優劣論者就不免訶斥了。

我們雖不必用個人的趣味來評騭李杜的優劣，但從藝術的觀點來辨別他們的差異，却是可以的。最好先看李杜當日彼此間的互相批評。相傳李白有「戲贈杜甫」

的一詩道：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

李白眼中的杜甫只是一個態度嚴肅而認眞的苦吟詩人。所以「舊唐書杜甫傳」中說：「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杜甫也有「贈李白」的一首詩道：

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杜甫眼中的李白則是一個態度超脫而豪放的狂歌詩人。再從李杜詩文選摘可以作爲他們自己表白的詩句：

李白：「欽奇歷落可笑人。」（「上安州李長史書」）

杜甫：「乾坤一腐儒。」（「江漢」）

李白：「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廬山謠」）

杜甫：「許君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詠懷五百字」）

李白：「巨鼇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懷仙行」）

杜甫：「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詠懷」）

可見一個肯自命爲狂者，一個不諱言爲腐儒。一個抱超世主義，源於道家思想；一個抱淑世主義，源於儒家思想。一個幻想超昇仙境，一個不忍離開君國。總之，他們的作品都是他們自己生命純眞的表白，這裏不過略爲舉例比較而已。再看他們怎樣論詩罷！

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放流夜郎書懷」）

杜甫：「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値水。」）

李白：「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

杜甫：「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醉時歌」）

大抵李杜於詩的手法上，一個側重自然，一個側重雕飾，風格上一個豪放飄逸，一個沈鬱頓挫。各有各的價値，各有各的生命。我們還該知道李白是主觀主義的詩人

，以個人的情緒爲對象，長於抒情。杜甫是客觀主義的詩人，以外物的眞實爲對象，長於寫實。李詩偏於造境，是想象的境界，超於現實的境界。杜甫偏於寫境，是經驗的境界，囿於現實的境界。李杜都能在詩壇上開拓一個大境界，成爲勢均力敵的兩大家。雖同生一個時代，却因通過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觀與藝術觀，各人詩中所反映出來的時代就覺兩樣了。

杜甫於天寶以後，頗多描寫亂離之作。他那種客觀的寫實詩，就是這個時代詩人的偉大收穫。自個人的身邊瑣屑以至天下國家的大事，無一不可爲他的題材。杜詩所以被稱爲詩史，就在這裏。「四庫提要」說：「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籤杜詩者遂以劉昫宋祁二書據爲藁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耳。詠月而以爲比肅宗，詠螢而以爲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袴下服爲小人，謂儒冠上服爲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我想註李詩的只有宋楊齊賢、元蕭

士賛、明胡震亨、清王琦四五家，而註杜詩的號稱千家，何能保住他們不說些穿鑿傅會的話？杜甫就眞由他們派作腐儒了。李白畢竟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偉大天才，不幸在生沒有幾個人了解他，幸而死後少有人誤註誤箋他的作品。

現在要說到和李杜同時高岑諸家了。

高適，（六九五？——七六五）字達夫，渤海人。少蓬落不事生產。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初舉有道科，爲封丘尉。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書記。安祿山之叛，潼關失守，適奔赴行在，擢諫議大夫。歷遷成都尹 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禦吐蕃無功，召還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開元天寶間，詩人封侯者惟高適一人。今存「高常侍集」八卷，有「四部叢刊」本。他的詩工七言古體。杜甫每以高適李白並稱。如「遣懷」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

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可見當日他們三人的豪情逸興。就詩而論，高在李杜之間只算蜂腰。高的一生由乞丐而詩人而達官，生活不爲不豐富，可是眞正富有生命之力的作品實在不多。本來他是一個熱心功名的豪傑，注意文詞也不過作爲干進之具而已。送別諸作却多壯語，我最愛「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意氣能甘萬里去，辛勤判作一年行」諸句。「別董大一絕 也很好。詩云：

千里黃雲白日曛 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岑參，（七一五？——七七〇？）南陽人。少孤貧篤學。登天寶中進士第，由右率府兵曹參軍累官安西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又出爲虢州長史。代宗總戎西服時，委以書奏之任。由庫部郎出刺嘉州。杜鴻漸鎭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使罷、流寓不還、遂終於蜀。所著「岑嘉州詩」七卷、有「四部叢刊」本。參詩多寫邊塞壯境奇景，故多壯辭奇語。每一篇出，人人傳寫，雖閭里士

庭，戎夷蠻貊、莫不誦諷。他與高適爲友、同樣熱心功名。例如：

銀山磧西館

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愁淚沾馬尾　颯颯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

可見其意氣之一斑。他們兩人的詩，說及邊塞戰事，大都精神百倍、不像別的詩人偉合非戰思想。高岑並稱，在這一點上不是偶然的。王孟多寫田園山水，高岑愛寫邊塞風光。王孟所寫自然界的美是優美、高岑所寫自然界的美是壯美。讀王孟詩生隱逸的思想，讀高岑詩起功名的念頭。再舉高岑兩人的詩爲例：

送兵到薊北　　高適

積雪與天迥，屯軍連塞愁。誰知此行邁，不爲覓封侯！

戲題關門　　岑參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

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　　高適

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

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岑參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總之、高岑在當日都是歡喜爲自己民族而歌唱的詩人、足以代表盛唐詩人的民族意識。

李頎、與高適、王昌齡、王維、崔顥諸人爲友，而生卒年不可考。他是東川人，家於穎陽，開元中進士，官新鄉尉。所作以七言詩爲最工。明代嘉隆諸子及晚清王闓運都奉爲圭臬。今錄其詩兩首：

琴歌送別

主人有酒歡今夕、請奏鳴琴廣陵客。月照城頭烏半飛、霜淒萬木風入衣。銅鑪華燭燭增輝、初彈「淥水」後「楚妃」。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

清淮奉使千餘里，敢告雲山從此始。

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還有劉長卿是開元末進士，韋應物當玄宗時爲三衛郎，錢起是天寶十年進士第一人，郎士元是天寶末進士，他們的文學活動大都在大歷年代。他們算是介於盛唐中唐之間的詩人，不妨敍述於此。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一說宣城人。官至隨州刺史。爲人怨懟多忤，詩工五言，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皇甫湜嘗譏人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呼宋玉爲罪人。」其爲人推重如此。今舉兩首爲例：

經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 前朝楚水流。
渚蘋行客薦 山木杜鵑愁。春草茫茫綠，王孫舊此遊。

贈別嚴士元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
日斜江水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晴。東道若逢相識問 青袍今已誤儒生。

劉長卿的詩，意深不露，而有高秀之韻，這是他所以異於人處。今存「劉隨州集」一十卷，外集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韋應物，長安人，官至左司郎中，蘇州刺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唯劉長卿、顧況、秦系、丹丘、皎然之儔 得廁賓客，與之酬唱。年在九十以上，不知其所終。所著「韋蘇州集」十卷，附錄一卷，有「四部叢刊」本。其「逢楊開府」一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揚羽獵時，一

字都不識，飲酒專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斂，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　惟有故人知。」這可算是他一生的速寫。少壯時候，只是一個無賴的宿衛武士，中年以後纔因受侮辱而發憤讀書，晚年因不得志而便甘淡泊。他有詩句說「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樣、他就有「效陶體」的詩　有和陶相近的人格與作風。朱熹就說他「無一字造作　氣象近道」了。錄詩一首：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illegible]束荊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他有「答故人見諭詩」、說是「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縑單、慵疏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為一官累。」官場腐敗至此！他是一個高潔的人、當然要看不慣了。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官至尚書考功郎中。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官至郢州刺史。「全唐詩」錄其詩一卷。當日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錢郎若無詩祖餞，即爲時論所鄙。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又合劉長卿、李嘉祐並稱爲「錢、郎、劉、李」。今錄錢郎「祖餞詩」各一首：

送夏侯審校書南歸　　錢起

楚鄉飛鳥外，獨與片帆還。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
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儻寄相思字，愁人定解顏。

送李將軍赴鄧州、（沈德潛疑鄧州原爲定州）　　郎士元

雙旌漢飛將，萬里獨橫戈。春色臨關近，黃雲出塞多。
鼓鼙悲絕漠，烽戍隔長河。想到陰山北，天驕已請和。

「錢考功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其古體詩皆稱「往體」。「四庫提要」說「大歷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

闢，十才子實爲之職志，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然温秀蘊藉，不失風人之旨，前輩典型猶有存焉。」明七子倡言詩必盛唐，不讀大曆以後書，似未免爲偏見。錢起與盧綸、吉中孚、韓翃、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爲「大曆十才子」。（「新唐書」）十才子之說不一，郎士元、劉長卿、李嘉祐、李益、冷朝陽、皇甫曾、皇甫冉諸子，都有人各依自己的意見加減進去的。所謂十才子：如苗、吉、夏侯、崔、耿幾個人存詩都不多，也不盡見其才，盛唐文學到了他們，眞算強弩之末了。

四　中唐詩人

我們要談到中唐詩人了：

中唐，應該是指德宗、順宗、憲宗、穆宗到敬宗的一個時期，（約七八〇——八三〇）約五十年。這一時期的文學，就詩說，當以韓白爲代表作者；就文說，當以韓柳爲代表作者。無疑的，韓愈是這一時期的大作家。因柳早死，就從柳說起罷：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東人。十七歲舉進士，二十七歲爲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新貴用事，引他爲朋黨，擢禮部員外郎。俄而叔文失敗，他也貶永州司馬。同貶的八人，稱爲「八司馬」。宗元少年即精警絕倫，爲

文雅深健。既貶竄荒僻之地，因自放於山水間。抑鬱感憤皆發於文章，因「天問」而作「天對」，倣「騷」數十篇，讀者為之悲惻。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唐柳先生文集」四十八卷，有「四部叢刊」本。論其文，則韓柳並稱，將於另章評述。論其詩，則韋柳並稱，因為同是學陶的。其實柳詩一部分在風格上固然受了陶詩影響，在思想上則受佛家的影響也大。他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序」）他以永州柳州清幽奇麗的山水、佛家寂靜超妙的情趣、陶詩沖淡自然的風格，鎔鑄而成一家的詩。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寂將何言。

他卻窺探自然的閎奧，寫出物我渾融的境界。不過他究竟是一個好事喜功的志士，一旦被謫爲投荒的逐臣，心中的烈火雖暫遭閉熄，而殘灰餘燼猶有餘溫。所以他的詩有時看似平淡怡悅，而深憂至憤不難於言外得之。他自己也說：「嬉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痛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對賀者」）熱烈與冷靜，愁苦與怡悅，怨尤與悔恨，憤慨與恬淡，種種極矛盾的情緒錯綜起伏於他的心中，這眞是他精神上的大痛苦。懂得這個，纔可以讀他的「永州山水記」，同時還可以讀他的「囚山賦」；讀了他的平靜心情，怡悅山水的詩以外，同時還可以了解他悵觸無已，情緒亢奮的詩。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作峯頭望故鄉。

別舍弟宗一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他這種詩把孤憤的鬱結，愁腸的廻蕩，很強烈地表現出來，至今我們讀了還可想見當時一位憂讒畏譏者的傷心隕涕。人生的苦悶白晝無可排遣，心靈自求安慰，晚上不得不做滿足願望的夢。被遣投荒的柳宗元儘管外貌恬淡，但他憂憤鬱結的潛意識却時時衝決意識的藩籬而不能自已的宣洩於詩篇。所以他雖然在心波平靜的時候可以做優游閒淡的詩如陶潛王維一樣，還可以與不愛官不爭能而嗜閑安之浮圖遊

；但他究竟不曾打算做什麼高人隱士，乃是被譴責的政治上的失敗者；而且他所居之地，不是山水名勝的栗里、輞川，乃是當時所謂荒煙瘴雨，蠻花犵草的永州、柳州，於是他不得不「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洩幽鬱！」（「上李中丞書」）這樣能夠捕捉自己感情的眞影，作爲自己的生命的表白，柳詩的不朽在此，何必他求？我以爲中唐的詩人僅柳一人可以和韓白並駕齊驅而無愧色。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昌黎人，一說河內河陽人。三歲而孤，兄會嫂鄭鞠養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官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又歷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等官。裴度宣慰淮西，奏愈爲行軍司馬。淮西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移袁州。在潮除鱷魚患，在袁禁以男女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廷湊亂，召愈宣諭，愈極論順逆利害，廷湊畏服之。歸轉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謚曰文。所著「韓昌黎

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韓愈以倡散文復古，享不朽之名，將另章詳述。就詩而說，他開奇險生澀一派，影響和他同時及後來無數的作家，眞是詩壇怪傑。他的詩以七古爲最工。喜用僻字險句，喜壓劇韻（稍後段成式亦好壓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僻者，書竹簡，楝爲韻牒。）也喜描述醜惡，（如「元和聖德詩」寫劉闢全家就刑的慘狀，以及「嘲鼾睡」「譴瘧鬼」等詩）所以有人說他「以醜爲美」。他好使才，不免說盡。有時只是平面的敍述，或大發議論，使詩散文化，即篇章字句的結構都是散文的，所以有人說他「以文爲詩」。不過他也有詩趣盎然的作品，山石便是一例。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

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深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元好問「論詩絕句」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有情」句為秦觀詩。不錯，秦詩婉弱，韓詩雄健。元好問論詩主張高華，故推崇韓詩。沈德潛云，「昌黎從李杜崛起之後，能不相沿襲，別開境界，雖縱橫變化不逮李杜，而規模堂廡彌見闊大，洵推豪傑之士。」（「唐詩別裁」）沈論詩主格調，也推崇韓詩。趙翼云，「詩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則失之矣。」（「甌北詩話」）這段話說得

允。無奈和韓同時而受他的影響的作家，就只看見韓詩的奇險處，似乎未見韓詩的自然雄厚博大處。

韓門弟子皇甫湜爲顧況「華陽集」（今存三卷）作序說：「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可見諷刺詩人顧況也是險怪一派，不過顧況死在韓愈三十歲前，自然未受韓詩的影響。至於孟郊、賈島、劉叉、盧仝乃至張籍、王建、姚合、李賀諸人，就或多或少受到韓愈的影響，可稱爲韓派詩人了。

孟郊，（七五一——八一四）字東野，湖州武康人，一說洛陽人。年五十始登進士第。有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嗟 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可以想見寒士登科後的狂喜。官溧陽尉。韓愈極推重他，薦於興元尹鄭餘慶，奏爲參謀，未至而卒，年六十四。張籍私諡曰貞曜先生。所著「孟東野詩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他是苦吟詩人，思苦奇澀。他自己也說：「夜學曉

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夜感自遣」）又說：「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贈別崔純亮」）又說：「萬事有何味、一生虛自囚。」（「冬日」）可以想見其心之深處的悲哀。他的詩好自詠貧苦、又常寄與貧苦大衆以無限的同情，有時亦詛咒社會制度的不合理。韓愈常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稱孟郊、後人就以此稱韓愈了。

蘇軾說：「郊寒島瘦」。元好問說、「郊島兩詩囚。」又說：「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原來孟郊賈島同是出身貧苦階層。郊嘗苦寒、恨敲石無火；島歎鬢絲如雪、不堪織衣。郊島並論，由來已久。相傳韓愈有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賈島、（七八八——八四三）字浪仙、一作閬仙，初爲浮屠，名無本。韓愈有「送無本師歸范陽」詩、說是「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　勇往無不敢。」又說：「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　往往造平淡。」他既從韓愈學爲文章，遂還俗。累舉

不第。文宗時爲長江主簿卒，年五十六。我們讀了「賈長江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知道他常臥病經年累月，幸虧韓愈屢送衣食給他。他自比病鶴，所作「病蟬」「病鶻吟」也是自況。他說，「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病鶻也不同凡鳥了。相傳他於驢上吟出「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研究敲推二字，神遊詩府，致遭權京尹韓吏部的呵喝，眞可說是詩迷。又相傳他三年吟了「獨行潭　影，數息樹邊身」二句，自述甘苦道：「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他把作品比生命還看得重要，這是何等嚴肅的創作態度啊！

劉乂也是一個大膽的險怪詩人。他有詩句道：「酒腸寬似海，詩膽大如天。」又「答孟東野」云，「酸寒孟夫子，苦愛老乂詩，生澀有百篇，謂是瓊瑤辭。」他的「冰柱」「雪車」二詩頗有名，實則生澀怪僻讀不上口。（據「全唐詩」）他少時任俠，因酒殺人亡命，逢赦後，從韓愈爲學。又因與賓客爭論使氣，持愈金數斤而去，聲言「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不知所終。他是韓門的子路。

盧仝　范陽人，號玉川子，嗜飲茶。長鬚赤脚，灌園自給。因宿王涯第，死於甘露之變。（八三五）（王涯、王建、同以詞詩有名。）所著「玉川子詩集」二卷，外集一卷，有「四部叢刊」本。韓愈有「寄盧仝」詩，說他「怪辭驚衆謗不已」、殆指他的「與馬異結交」詩而言。他有「月蝕」詩長一千七八百字，怪辭更多，更奇澀難讀。韓愈的「月蝕」詩似就盧仝原作删改而成。

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歷官太祝，國子司業。今存「張司業集」八卷，有「四部叢刊」本。這位病眼詩人長於樂府，多涉及社會問題、勞動問題、如野老歌，築城曲等是。白居易稱許他，以為「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他有「贈王建」詩云：「白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箴管貧。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有詠詩人。」可證他受過白王的影響，同時他也受到韓孟的影響。韓愈贈他的詩道：「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又道：「想其下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調張籍」）王建，字仲初，

潁川人，官陝州司馬。他也長於樂府，如「田家行」、「水夫謠」等都屬於社會問題的詩。他的「寄上韓愈侍郎」詩云：「詠傷松桂春山瘦，取盡珠璣碧海愁。敍述異篇經總校，鞭驅險句最先投。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諂骨羞。」他似有意推韓愈為當時險怪詩人的領袖，同時也敬重韓愈的碑傳文章。有「王司馬集」八卷。

姚合贈「王建司馬」云：「文高輕古意，官冷似前賢。」「贈張籍太祝」云：「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飛動終由格，功夫過却奇。」張王樂府雖用古題，却想用新語寫新意，頗和白居易相近。若論好奇，仍屬韓派。姚合不甚作樂府，作詩則刻意苦吟，力求新奇。姚賈友善，齊名，都工五律，風格亦相近。姚合，陝州人，宰相姚崇的曾孫。歷官武功主簿，祕書少監。以其早作「武功縣詩」三十首有名，人稱其詩為「武功體」。「姚少監詩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又撰「極玄集」、錄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之詩百篇。他自謂「此詩中射雕手也。」張為作「主客圖」、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以姚合為入室，其實二人詩格不甚相類。

李益，姑臧人，大歷間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少癡而忌刻，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他最工七絕。沈德潛云：「七言絕句，中唐以李庶子、劉賓客爲最，音節神韻可追逐龍標、供奉。」他的詩，時人或以繪圖，或以合樂，與宗人李賀齊名。其「回樂峯」一絕最爲人所傳誦。詩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全唐詩」錄李益詩二卷。

李賀，（七九一——八一七）字長吉，洛陽昌谷人，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訪之，命賦「高軒過」一篇：

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一個總角荷衣的孩子，能作出這樣的詩，這還不是奇蹟嗎？他以父名晉肅，不舉進

士、韓愈為作「原諱」勸之，卒不就舉。仕為奉禮太常，年二十七死。他有兩句詩道：「病骨傷幽素。」（「傷心行」）「龐眉又苦吟」（「巴童答」）可以想見這位少年詩人的風裁。舊史載：「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即書投囊中　暮歸足成之。母鄭使婢探囊，見所書多，即怒言：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原來他嘔心苦吟　是先吟成了零縑碎錦似的句子，然後綴緝成篇。他的詩險怪而纖美，和盧仝劉乂的詩險怪而粗陋不同。每於穠麗之中加以陰暗的色彩。又善寫鬼，所以被人稱為「鬼才」。所用典故，每多點化其意，牽合其文，如「羲和敲日玻璃聲」（「秦王飲酒」）「秋墳鬼唱鮑家詩」（「秋來」）羲和為日馭　鮑照有「蒿里吟」，非必有敲日唱詩事．不過見他聯想之妙而已。常人未易有此聯想力，讀他的詩不免如猜啞謎　自有晦澀之感。他有樂府數十篇，教坊伶官諸王妓女都拿去入樂，可證足以投合當時習於宴安而日趨沒落的統治階層所有頹廢而又不免感傷的情調。同時我們要知道作者正是一個已經沒落了的王孫。在他死後，遺詩李藩所

所收者、竟被和他有筆硯之舊的表兄投入溷中。他臨命時親授沈子明者，卽今存之「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以上略論韓愈以及和他有深切關係的一羣作家。他們的作品，雖因個性教養遭遇等等的差異而有大小深淺巧拙種種的不同，但有一種共同的傾向，便是走生硬險怪或新奇的一條路。因爲從建安以來，詩歌的發展，經過李杜及其同時詩人的努力，已經把古近體南北作風冶爲一爐，鍛鍊極其純熟，型式亦已凝固，末流不免平庸化，最好也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大歷十才子正是一個好例。到了韓愈這派刁鑽古怪的詩人不肯再走凝固的純熟平庸的老路，就不得不另闢放肆的生硬險怪的一條新路，這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這派詩人論到他們自己的作品也就已經說出「硬語」「新語」「險語」「狂詞」「怪辭」「生澀」「苦吟」一類的話頭、可見他們已是自覺的要開闢一條新路了。總之韓愈一派的詩人於詩求其難，白居易一派的詩人於詩求其易，在當時詩壇上都算一條新路。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太原人，一說下邽人。生七月，卽識之無二字。貞元中擢進士第，補祕書郎。元和間由翰林學士左拾遺拜太子左贊善大夫，直言敢諫。有素惡居易者，謂居易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居易作「賞花新井詩」，甚傷名教，貶爲江州司馬。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復出爲杭蘇二州刺史。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開成中，起爲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緣，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又與胡杲等九人讌集，有年至百三十餘者，人爲繪圖，稱爲香山九老。卒年七十五，無子。「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白居易有「與元九書」，元稹有「敍詩寄白樂天書」，都是自述文學的生活，及其對於文學的主張。白居易的主張更爲鮮明。他「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他覺得個人努力扶持詩道還不夠，主張由政

府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路。他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凡詩必須具備情感語言聲韻思想四個要素，這是他的詩之界說。他反對梁陳之際嘲風雪弄花草的作品。他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治）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這是他所以多作政治詩或社會問題詩的理由。又他的新樂府自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他真算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詩人。他想「易喻」，所以注重詩的通俗性，在使「老嫗都解」；他想「傳信」而「深戒」，所以注重詩的現實性，在能「箴時之病，補政之缺」；他想「播於樂章歌曲」，所以注重詩的音樂性，做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而通俗性音樂性二者又是加強現實性及其效果的。這里錄詩一首：

寄唐生（續）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段）擊賊日，尚書（顏）叱盜時；大夫（陸）死兒寇，諫議（陽）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不才徒　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切過廣人箴，痛甚騷人詞。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琴淡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議。時人竟無奈　呼作狂男兒。每逢羣動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爲哭詞。

白居易知道歌哭異名同歸，想要以歌代哭，却未盡能把歌哭交融在一起，卽未盡能把現實和自己的感情思想融化於一坩堝之中。有人說他學杜，却未能如杜甫所造

說的那樣：「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在酣沈於創作的俄頃，超越偏人的利害感，而達到一種悲天憫人的聖賢境界。他說：「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這樣，就容易使人犯着狹隘的現實主義的毛病。只知文學有人生的或實用的價值，而不知其同時亦有藝術的或審美的價值。只知文學的教訓作用，在以理教人；而不見其有最爲重要的感動作用，在以情動人。他自己却似知道此中得失的。他的「和答微之詩序」云：「每下筆時輒相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蓋理太周則詞繁，意太切則言激。而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誠然，所謂「元白體」的作品確有理太周，意太切的毛病。理不太周，使讀者有玩味之地；意不太切，引讀者於想像之中；再稍加以浪漫的氣分，或感傷的情調，如「長恨歌」、「琵琶行」，自是白詩中的不朽之傑作了。他分自己的詩爲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自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故以爲諷諭詩閒適詩爲可傳，其餘都可删略。大約他中年用世而面對現實時多「諷諭詩」，詩的境界是社會的功利主義的境界

。晚年退休而逃避現實時多「閑適詩」、詩的境界是個人的自然主義的境界。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十世孫。八歲喪父，家貧，母鄭親爲授書，九歲能屬文。二十八歲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除右拾遺，歷監察御史。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大爲執政所忌，貶爲通州司馬。白居易亦於此時貶爲江州司馬，二人往來贈答之詩甚多。自三五十韻有至百韻者，朝野傳誦，競相倣傚，號「元和體」。穆宗時召還，超擢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因與裴度不能相容，同時罷相。出爲同州越州刺史。時白居易爲杭州刺史。白有詩云：「爲向兩州郵吏道　莫辭來去遞詩筒。」文宗時官至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三。「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章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㈠　元　有「敍詩寄白樂天書」，自述文學的生活及其對於文學的見解。他看不慣當時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至於「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想從詩歌中發攄出來。

他說：「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磋，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原來他是一個敏感的詩人，情感所觸都成詩料，初不必限於社會一方面。他的「連昌宮詞」爲名篇，他因中人崔潭峻進此詩而得超擢，宮中至呼爲「元才子」。實則此詩借宮邊老人口吻詠玄宗楊貴妃事，指斥淺露，不及「長恨歌」遠甚，倒不如他的「故行宮」一詩寥寥二十字却令人感喟無窮。詩云：

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他把自己的詩分爲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律諷、律詩、悼亡，豔詩八類。其中古諷、樂諷、律諷、就是白居易的所謂「諷諭詩」。白居易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元　也說到他們兩人的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

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摹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白氏長慶集序」）。他們的詩多爲大衆而歌，又爲大衆所歌，他們可說是那一時代大衆的詩人了。

元白齊名，劉白亦齊名，有「劉白唱酬集」。

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字夢得，中山無極人。貞元中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淮南節度使杜佑（「通典」著者）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爲朋黨。叔文敗，禹錫坐貶連州刺史，未至，貶朗州司馬，在「八司馬」之列。朗州接近夜郎，諸夷喜巫鬼，每祠歌竹枝辭，禹錫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居十年召還，復出刺播州，改連州，徙夔、和二州。入爲主客郎中，集賢直學士；又出刺蘇州，卒於檢校禮部尚書，年七十一。「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有「四部備要」本。禹錫詩精銳有氣骨，晚年尤精。與白居易相倡和。白嘗敍其詩云：「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又云

：「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相傳他與元微之、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各賦「金陵懷古」詩，他引滿一杯，飲完而詩成，詩云：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白公覽詩云：「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禹錫還有「石頭城」一詩云：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又「烏衣巷」一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二詩均在他的「金陵五題」內。自序云：「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又相傳他說過「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的話，他重陽作詩想押一糕字，思索「六經」無糕字，覺不敢下筆。我看

未必然，因爲他是一個富有創作精神的詩人，不但和元白一樣肯用平常的語言，敢作諷刺執政的詩，他還會做倣民歌的聲調風格創作了許多的新體詩。

與元白作風相近的還有李紳，元白都曾和過他作的新樂府。

李紳字公垂　亳州人，一說潤州無錫人。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趙郡公。他和李德裕元稹號「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句。今存「追昔遊集」十三卷，其「憫農」二詩甚佳：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他這種小詩却能很扼要地寫出農民的痛苦。可是他做了宰相後，似乎忘了因被掠奪被壓迫而辛苦而餓死的農民。「鋤禾」一首或云爲聶夷中詩。夷中「傷田家」一詩也很好：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醫得眼前瘡　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聶夷中，于濆都是中唐晚唐間不甚著名的農民詩人，「全唐詩」錄其詩各一卷。中唐時候，外而邊塞有警、藩鎮抗命；內而宦官擅權、朋黨構禍；政治日益腐敗民生日益凋敝。面對現實而具敏感的詩人，不但見到現實的表面，而且有時洞見現實的核心，不得不揭出現實的眞象而爲之呼號：這是「諷諭詩」一時盛行的由來罷。不幸這派詩人是預言者；到了晚唐，國事更不堪問，王仙芝黃巢之流利用農民不安的情緒起而爲亂，唐代就完了。

以上敍述韓白及其同時詩人已完。就作風說，一派作詩如作文；一派作詩如說話。一派求其難，故爲硬語險句；一派求其易，不避俚語俗調。一派側重技巧形式，是個人的；一派側重思想內容，是社會的。二者雖似背道而馳，却同是古近體詩發展到爛熟而且平庸化了以後所生的一種反動。

五　晚唐詩人

這裏要講到晚唐詩人：

所謂晚唐，係指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到昭宗的一個時期，（約八三〇——九一〇）約七十年。實則所謂五代，（梁、唐、晉、漢、周）起訖不過五十年左右，（約九一〇——九六〇）在文學上除了詞繼中唐晚唐而更見發展以外，其他都只算是唐代文學之閏餘。而且許多生存於晚唐五代之際的文人也不好分屬，故不妨包括在晚唐內講，前人論文就有是這樣的。晚唐雖到了唐代文學衰落的時期，却依然有好多詩人撐持這一代詩壇最後的場面。其主要的傾向在穠麗宏敞，如小杜、溫、李是。他如皮、陸之僻澀枯峭，於韓、孟爲近；韋、羅之爽秀條暢，於元、白

近，亦各有其特點。所以從宋初之楊億、錢惟演，直到清初之馮舒、馮班，就有好多人是偏愛晚唐詩的。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大史學家杜佑之孫。剛直有奇節，善論古今成敗。太和二年（八二八）擢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他作平盧節度巡官李戡墓志 述李戡的話：「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 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他似同意這種論調。可是他自己的詩有時纖豔不減元、白；有時情致豪邁，風骨勁拔，又是元、白所不及的。相傳喻鳧以詩投杜牧，牧不之顧 鳧出語人云：「吾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實則他只見到杜牧纖豔的一方面。就豪邁說，喻鳧詩學賈島，原是杜牧所不取的。杜牧於李、杜、韓、柳、都極佩服。他的「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云：「經書刮根本 史書閱興亡 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

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又有詩句云：「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又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可以見其崇尙。他稱許渾(用晦)爲先輩。許渾工對偶，有「丁卯集」。(以所居在丁卯橋，故名)七律警句如「水聲東注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人稱爲「丁卯句法」。杜牧七律亦多這類雄奇生硬的句子，如「月鎖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洛陽長句」)「北極樓臺長挂夢，西江波浪遠吞空，」(「酬張祜處士」)不勝枚舉。「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有「四部叢刊」本。他的七言律絕最工。七絕可與李白、王昌齡鼎足而三。今舉數首爲例。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赤壁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中稱許杜牧的七絕說：「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可是曾國藩「十八家詩鈔」但鈔杜牧七律，鈔李商隱詩也只鈔七律。杜牧七律已經用典太多，流於晦澀了；李商隱的七律更不好懂。我想李商隱作詩眞是「檢閱書冊，左右鱗次」，由「獺祭」得來

的。例如「錦瑟」一首：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這詩究竟說的什麼？錦瑟就是錦瑟，還是令狐楚妾？或者悼亡？或者憂國？還是歎惜年華？從明末釋道源作註以來 其說不一。王士禎「論詩絕句」云：

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尚有「彌天釋道安」。

然釋道源的「李義山詩註」引證雖博，而穿鑿不免。作者故意晦澀，難怪後人猜謎。「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清徐樹穀箋，徐炯註，比較精審可讀。蘇雪林有「李義山戀愛事迹考證」，考出李商隱曾戀愛女冠宋華陽，宮嬪盧飛鸞盧輕鳳姊妹，於是他的「無題」「聖女祠」諸詩謎底揭穿，蘊藏無露 雖然儘管帶着很濃厚的象徵意味或神祕色彩，也有線索可尋了。這裏選錄幾首比較好懂的：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　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和人題眞娘墓（原註：眞娘、吳中樂妓，墓在虎邱山下寺中。）

虎邱山下劍池邊，長遣遊人歎逝川。罥樹斷絲悲舞席　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嬋娟！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石林詩話」稱李商隱詩「精密華麗」，可謂能道出其特點。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八三七）登進士第，官弘農尉。會昌中王茂元鎮河陽，辟為掌書記，行侍御史，茂元以其女妻之。李德裕秉政，厚遇之。李宗閔黨與德裕相讎怨　大薄之。後令狐綯作相，商隱啓陳綯，以楚相厚之情，綯

不之省。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大中末，仲郢左遷，商隱罷，未幾卒，年四十六。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謁，年纔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論文思淸麗，則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詩人的命運如此，也可悲了。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歧，字飛卿。貌甚陋，人稱「温鍾馗」。大中初應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每理髮思來，即罷櫛綴文。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脩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相傳庭筠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温八叉」。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又乞索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後爲方城尉隋縣尉卒

。今存「溫庭筠集」七卷，別集一卷，有「四部叢刊」本。庭筠屬對絕工，如以「玉條脫」對「金步搖」，以「蒼耳子」對「白頭翁」之類。嘗有一聯云：「蜜官金翼使，花賊玉腰奴，」道蜂蝶也。又「雞聲茆店月人跡板橋霜」等句，亦爲人傳誦。其詩得力於六朝樂府宮體，而殊有富貴佳致。今錄一首：

春曉曲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早。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庭筠詞多綺羅鉛粉之辭，商隱尚有感事傷時之作。李涪「刊誤」譏商隱「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不如以此說庭筠。倘若論文主善，我們也相當的認可的話。還韓偓，於溫、李爲後進，亦好豔體詩。偓字致堯（堯一作光）小字冬郎。商隱集中有「韓冬郎即席爲詩，有老成之風」的話。昭宗時 偓與吳融，有「唐英歌詩

三卷）詞官翰林學士。朱全忠篡唐 偓入閩依王審知。今存「韓內翰別集」一卷。他有「香奩集」（一作奩 三卷），後人仿作，稱「香奩體」。或云「香奩集」係和凝作，凝貴後，避人議論，乃假名韓偓）

韓偓自謂「報門危曾捋虎鬚」，同時司空圖（八三七——九〇八）則因朱全忠篡唐，不食而死，年七十二。圖字表聖，河內人，僖宗時爲中書舍人，晚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唐書」列入「卓行傳」。「司空表聖文集」十卷，詩集五卷，均有「四部叢刊」本。他在文學上的不朽，與其說是創作，毋寧說是批評。他的批評除了與人論詩的書札 如「與李生論詩書」，主張味外味）以外，另有「詩品」一卷 深通詩理，而且本身就是最好的詩篇。「詩品」凡分二十四品：雄渾、沖淡、纖穠、沉著、高古、典雅、洗鍊、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都用四言詩十二句，以象徵的手法顯出各種風格的妙境，而不專主一格。自然，風格的種類區分

也是不好拘泥的。王士禎獨取「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數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因為眞正給了神韻派一種微妙的啟示。至於慕倣「詩品」而作的批評的韻語，有袁枚的「續詩品」，許奉恩的「文品」，馬榮祖的「文頌」、魏謙升的「賦品」，郭麐的「詞品」等等，可見「詩品」大有影響於後代的作家和批評家了。我們要知道詩的發展到了晚唐眞是各體各派都臻完備。司空圖用他敏銳的眼光洞見詩人的甘苦得失，所以就能成功「詩品」那樣廣博深湛的見解了。

還有皮日休、陸龜蒙一流詩人，因他怪僻的個性，側陋的遭遇，不免好奇立異。好像走路一樣，不肯走人家走過的舊路，就揀偏僻窄狹的小路走，其實這樣的小路已有許多人偶爾高興走過來的。這里所謂小路，就是皮、陸愛做的雜體詩。凡漢、魏、六朝以來的雜體詩，如聯句、離合、反覆、迴文、風人、次韻、疊韻、雙聲、四聲、短韻、強韻、縣名、藥名、人名、雜言、六言、問答、詠物（如「漁具」、「茶具」、「樵人十詠」、「酒中十詠」）等等，他們無體不作，而弱多能。皮

日休有「雜體詩序」一文，敘述雜體詩起源和他們作雜體詩的所以。他們以爲詩體的演進：「由古而律，由律而雜，詩之道盡乎此。」所以就揀雜體詩這條最後的路而走。他們以爲「近代作雜體，唯劉賓客集中有迴文、離合、雙聲、疊韻。如聯句，莫若孟東野與韓文公之多，他集罕見，足知爲之之難。」他們稱羨韓、孟之爲人，想要因難見巧，以奇見長，就成爲雜體詩（不如說是遊戲詩）的作者。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性傲誕，隱居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間氣布衣。咸通中進士，官太常博士，「唐書」稱其降於黃巢，後爲所害。但尹洙「河南集」，陸游「老學菴筆記」，均稱日休終於吳越。「皮子文藪」十卷，有「四部叢刊」本。日休嘗上書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又請以韓愈配享太學。所爲文亦多原本經術。與陸龜蒙相倡和，有「松陵倡和集」。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舉進士不第，辟蘇湖二郡從事。退隱松江甫里，自號天隨子。以高士召，不赴，光化中贈左補闕。有「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又「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有「四部叢刊」本。

這一時期的詩人還有不少，最使我們注意的是一羣苦吟詩人，大都受了賈島的影響。例如對於賈島鑄金呼佛的李洞；「總吟五字句，又白幾根髭」的缺唇詩人方干；（有「元英集」八卷）「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李頻；（官建州刺史卒，州民祀為黎岳之神，有「黎岳集」一卷，附錄一卷）自謂「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吾道在五字，吾身寧陸沈」的杜荀鶴；（傳為杜牧嫁妾所生，有「唐風集」三卷）自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的盧延讓；自許「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的裴說；「朝吟復暮吟，只是望知音」的崔塗；「為覓出人句，祇求當路知」，卒登九老榜的曹松；自述「省學為詩日，宵吟每達晨」「到曉改詩句，四鄰嫌苦吟」，至於「為愛詩名吟至死」的夜吟詩人劉得仁；說是「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的劉昭禹；以及皮日休所稱「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為字，千鍊為句」的劉言史郊[illegible]。其他如自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屬對可以衡稱」（如凍瓶黏柱礎，宿火陷爐灰）的「歇後鄭五」（綮）；相傳

風流放誕，艷遇洲妃的李羣玉；（有「李羣玉集」八卷）詩多怨老嗟卑之作的曹鄴好作「遊仙詩」的曹唐；（有「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詩一卷）說是「詩無僧字格還卑」，好以僧字入詩的鄭谷；（有「雲臺集」三編）專以程試詩賦有名的王棨；（有「麟角集」一卷）專以詠史有名的胡曾；（有「詠史詩」二卷）好作詠物詩的徐夤；（有「徐正字詩賦」二卷 好詠古跡 汪遵；以吟「子孫何處閒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滿聲駭走樵夫的周朴等。這裏都不能詳說了。

還有所謂「江東三羅」，即羅隱、羅虬、羅鄴。我們可把羅隱來代表晚唐最後的一個詩人。羅隱，（八三三——九〇九、字昭諫，餘杭人，十上不中第，歸依錢鏐，官錢塘令，卒年七十七。有「羅昭諫集」八卷。他是一個生在動亂時代滑稽玩世的作者。他有許多可笑的故事至今還流傳民間。他有些詩句還是如今的俗言諺語。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自遣」）「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水

邊偶題」）他每利用此等俗言諺語添加諷刺的風趣，亦莊子「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之意。他有兩首詩、叫人讀起來就要發笑。一首爲「謁文宣王廟」：

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柏淒淒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間茅殿走狐狸。雨淋狀似悲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儻使小儒名稍立，肯敎吾道受棲遲。

接著一首爲「代文宣王答」，就更可笑了。

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爲武武尊文。吾今尙自披蓑笠，你等何須讀典墳。釋氏寶樓侵碧漢，道家宮殿拂青雲。若教顏閔英靈在，終不羞他李老君。

原來唐代的思想界是儒、釋、道三分天下的局面。道教以老子姓李，更得帝王的尊崇，至封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又設崇玄館，令習眞經以應貢舉。佛教沿六朝的餘波，除武宗外，帝王莫不信佛。同時儒家也被尊重，國子學祀周、孔，封孔子爲先聖，詔令諸儒撰定「五經正義」。（景教回教等外來宗教雖已傳入，但在思想上似乎沒有甚麽影響。）但看到晚唐孔廟獨自荒蕪冷落的景象，纔知道儒家已失其在

學術思想上的權威。唐代詩壇上四個偉大的代表作家，杜甫韓愈都受儒家的薰染極深，李白却帶有極濃厚的道家色彩。從自號「腐儒」的杜甫看來，李白簡直是一個飛揚跋扈的異端的作者。白居易雖還不至於像王維那樣誦經奉佛，顯然露出異端的面目；他的諷諭詩裏那種激世主義的精神儘管是十足的儒家的思想，可是他的閒適詩裏那種達觀主義的思想却不能不說是出於佛家，從他晚年的生活看來就是一宗鐵證。在這樣一個思想信仰比較自由的時代，除了幾個高僧大德以外，可惜沒有產生甚麼偉大的哲學家，幸而有了幾個偉大的文學家，總算彌補了這個缺憾。或許有人以為韓愈是一個肩道統的人物，不能不承認他是儒家一派的一個大哲學家；實則他談道、論性、講學、說師，都平常得很；不如把他納在文學史裏作為一個大詩人，大古文家，還有他的不朽的位置。尤其是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於後來的文學上有最大的影響，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了。

六　古文運動

提起唐代古文運動，就令人回溯到北周蘇綽，隋代李諤那流人物。他們想借帝王的提倡，利用政治的勢力，來做文學上的復古運動，結果，公牘文字上各有過一個時期摹倣古文，排斥駢儷，算是給了當時徐庾體的駢儷文一種打擊。同時姚察撰著「梁書」，其子思廉繼續完成，也用古文體。思廉死於貞觀十一年，（五五七——六三七）對於那時的文學上似乎沒有甚麼影響。可是史家還是要說「古文自姚察始」。趙翼「廿二史劄記」云：「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儷之上，則姚察父子為不可及也。」初唐四傑之文不脫六朝之習

。只有王勃算是一個奇才，給駢儷文開了一點玩笑。如「感興奉送王少府」一文：八十有遇、共太公晚宦未遲，七歲神童、與顏回早死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袖闊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草澤之間。翅翮若齊，即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不見鳳，馬雜羣而不分龍。荆山看刖足之夫，湘水聞「離騷」之客。人貧材富，罔窺卿相之門。貌弱骨剛，豈入王侯之宅。王少府，辭林闕，南登泗山，過我貧居、飲我清酒。一談經史，並究孔先生。再請詞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其形。一旦觀風雲，千年想光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註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人也。各爲四韻，共寫別懷。

他雖不廢駢儷，但拿徐庾體來比，總會有人覺得造句選辭都很鄙俗可笑。就是他的傑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雖有奇警處 也有平凡處，古文家韓愈還是歎

服。總之，雕飾的纖巧的駢儷文到了這個時代已經不能束縛傑出的天才了，王勃就是首先不甘束縛的一個人。所以楊炯「王勃集序」說：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不過王勃諸人雖有志改革，想做到內容（骨氣）充實而有力量（剛健），還是想在駢儷文範圍以內改革，四傑之文可貴在此。同時他們比徐庾更加講究聲律，嚴格的律體的四六文出來了。

到了陳子昂，他纔很顯明的打出「復古」的旗幟。他的「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書」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這可視爲他在文學上主張復古的宣言。論到古文運動，就不能不

算他做了先驅者。所以盧用藏的「陳子昂文集序」，也以爲由晉、宋至於徐、庾，斯文將衰；上官儀繼踵而生，風雅之道掃地而盡；竟以爲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於所謂燕、許大手筆，那是當時典型的駢散兼行的應用文體。李白在詩上雖然主張復古，但所作散文還是駢句多於單句。杜甫偶作散文，生澀不可讀，也好像有意避免駢儷。只有元結（七二三——七七二）於詩於文都主復古。他撰「篋中集」，恭維沈運千諸人那種古淡的作風，可見其對於詩的見解。他不作駢儷綺靡之文，可見他是自覺的要做古樸的散文。他自號琦玗子，復四易其號爲浪士、漫郎、漫叟、贅叟，很可怪。今存「元次山文集」十卷。同時還有李華、蕭穎士、賈至、獨孤及、以及蘇源明、李翰之流，也都算是古文運動初期的人物，而以李、蕭、獨孤及爲最重要。獨孤及門人梁肅（七五三——七九三）的「李翰前集序」說：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　次則燕國公

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緐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

梁肅說的「其道益熾」，換句話說，他們的古文運動因參加的人多，聲勢更大了。其實就這幾個人現存的作品而論，或者沒有脫盡駢文的舊習　或者還是半生熟的散文，正所謂風氣初開，明而未融也。李華，趙州贊皇人，開元末進士擢第，天寶中官右補闕。安祿山反，華爲賊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後爲吏部員外郎，以風痺去官卒。今存「李遐叔文集」四卷，「弔古戰場文」一篇最有名。蕭穎士　穎州人，與李華同年登進士第，天寶初官祕書正字，以忤李林甫外調廣陵及河南府參軍。安祿山反，穎士走山南，源洧辟掌書記，後爲揚州功曹參軍，客死汝南。今存「蕭茂挺文集」一卷。其「伐櫻桃賦」爲刺李林甫而作，有「俛臨於蕭牆，姦回得而窺伺」之句，眞可謂知幾先見。獨孤及（七四四——七九八）

字至之，洛陽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卒，謚曰憲。「毘陵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有「四部叢刊」本。貞觀而後，文章還是不脫六朝之習。到了開元天寶，詩格大變，文格還守舊規。元結、獨孤及、李華、蕭穎士諸人始起而倡變文格。只因這幾個人自命不凡的努力於「文章中興」，有意的要作文章改革事業，（獨孤及「李華中集序」）就造成了一時代的古文運動。韓、柳繼起，古文運動就告成功了。至於陸贄（七五四——八〇五）權德輿（七五九——八一八）雖和韓、柳同時而年輩較長，卻都是作的不甚嚴格的駢文。權爲天水人，字載之，三歲能辨四聲，四歲能賦詩。後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他長於碑銘書序，是應酬當世之作。今存「權文公集」十卷。陸爲嘉興人，字敬與，他於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應付李希烈，朱泚諸鎮之亂，所作詔書斟酌時勢，入情入理，據說當時武夫悍卒讀了也很感動。所作奏議，指陳時政得失利病，深切著明。有「翰苑集」二十二卷。從四傑、燕、許以來在駢儷文範圍以內的改革，可算得了成功，因爲陸宣公的奏議證明

駢儷文在當時應用上還有存在的價值。可是韓柳出來了，古文運動畢竟成功了。

據「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間，文學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可證韓愈之倡為古文，所受獨孤及、梁肅二人的影響最大。我們都知道韓愈是第一個把自己的散文稱為「古文」的；他又是第一個有鮮明的主張，有堅決的態度．用全幅的精神來作古文的。他的「與馮宿論文書」說：

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亦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可見他作古文，在當時很招人家非笑駭怪。又「答李翊書」說：

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讀此，可見韓愈對於古文所具的見解，及其在古文上所用的工夫和心得。同時我們要知道他是一個正統派的儒者，他是聖人之徒，所以一面提倡古文，一面提倡聖人之道，而以詩書爲古文的思理源泉，仁義爲古文的實踐路徑。好像以爲文與道不可

分開」，文不能離道而存在。柳宗元所謂「文者以明道」，李漢所謂「文者貫道之器」，也正是他這個意思。韓愈雖自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可是他自己却好爲人師。李翺、張籍、皇甫湜、李漢之流，都是韓門弟子。李翺，字習之，隴西成紀人。貞元中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文公集」十八卷，有「四部叢刊」本。他於「答皇甫湜書」中自稱「高愍女碑」「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又「寄從弟正辭書」略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可知其爲文也是重道而不重藝。蘇舜卿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皇甫湜，字持正，睦州人。元和初進士，仕至工部郎中。「皇甫持正文集」六卷，有「四部叢刊」本。翺、湜之文同出韓愈，翺得愈之醇正，湜得愈之奇崛。張籍集中無文，翺、湜集中無詩。故「石林詩話」云：「人之材力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一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

還有歐陽詹、李觀，與韓愈同年舉進士，同爲「龍虎榜」中人物，同出陸贄門下。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官至四門助教。閩人舉進士自詹始，閩派詩人亦當自詹數起。「歐陽行周文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其文有古格，在當時駢組排偶者上。李觀 字元賓，李華之從子，官至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卒。有「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其文雕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顧當雕章繪句之時，而李觀、歐陽詹皆從事古文，與韓愈相左右，皆不失爲豪傑之士。其他如白居易、劉禹錫也都能作古文，不過爲詩名所掩。梁肅、呂溫（有「呂衡州集」十卷）之文，僅可以比得上李翺、皇甫湜。只有柳宗元卓然大家，與韓愈齊名。他比韓似乎更能「識古書之正僞」，如「辯列子」「辯文子」一類之文，可見其很能辨僞。他好爲寓言，如「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三戒」「捕蛇者說」諸文都是。他的最好的文章當然是他在永州、柳州所作的山水遊記，描寫精澈，意味深永，這是在「水經注」以後很難見到的美文。他的「答韋中立書」說：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彩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淸，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柳宗元雖好佛至三十年，可是論到古文却和韓愈的見解差不多。所謂「文者以明道

」，原來這個道就是「五經」之道，聖人之道。總之，古之文、古之道、古之人，這是古文家常說的好古。

韓愈眞是一個文壇怪傑！因他的詩文好奇、想要以奇矯俗，一時成爲風氣。韓派詩人的「怪詩」前已說過。末流至於皮、陸，專走雜體詩一路，結果，此路不通，唐詩完了。韓派古文也因好奇之故，至於不可句讀，叫做「難文」。韓愈作「樊宗師墓志」，以「文從字順」稱樊文，實則樊文最奇澀難讀。今存「樊紹述集」，僅有「絳守居園池記」、「越王樓詩序」兩文。前一篇止七百七十字，注家有六人，唐王晟、劉忱所注已佚，尚有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淸孫之騄四家註，各說不同，終無定論，可知其難到甚麼程度了。皇甫湜也以「異常出衆」爲奇怪，一傳爲文眞訣於來無擇，再傳而爲孫樵，更以「趨怪走奇」自命。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關東人，大中間進士，官至職方郎中，今存「孫可之集」十卷。韓愈也學羣言，自然高古。皇甫湜稍有意爲奇，孫樵則較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難怪蘇軾要說

「學韓愈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爲孫樵」了。只有李德裕（有「會昌一品集」共三十四卷）杜牧幾個人還沒有走到奇怪的難文一條路。杜文尤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阿房宮賦」都是名作。他如皮日休、沈亞之（有「沈下賢集」十二卷）都務爲險崛，與孫樵相上下。劉蛻則更險於孫樵，較易於樊宗師。劉蛻，字復愚，長沙人，大中間進士，咸通中官至左拾遺、外謫華陰令。有「文泉子」一卷。自謂「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雨雷亢粢盛，乾則將救之；豈託之空言哉。」可以想見其自負。「劉蛻集」六卷。「有四部叢刊」本。其「文塚銘」最爲世所傳，實則故爲奇奧，已算所謂難文了。韓派末流走入難文一路，結果，又是此路不通，唐代古文也完了。所以李商隱、段成式初爲古文，原屬難文一派，後來就和溫庭筠一道回到駢儷文，號爲「三十六體」。這不能不說是古文運動末流難文一派所引起的一種反動了。

以上各章詳述唐代詩文已完，唐代文學之盛况可以想見。唐代文學何以如此之

盛，第一章裏已說了，這里再指出一種參考資料。明胡震亨「唐詩叢談」卷三論唐代文學之盛，綜其原因有五：一、君主皆好文學。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加以提倡諸習寖廣。才人藝士行卷歌篇多得傳徹禁掖。詩人集子多出人主下詔編進。二、唐試士初重策 兼重經，後乃觭重詩賦。三、唐時風習豪奢。民間受重節序，好修故事；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百官游讌、酬倡流傳。四、節鎮幕府多辟詞人。五、朝士文會之盛。所舉事實太多，這里不能錄了，學者可自去參考。關於唐代詩文總集，舉其最重要的有「文苑英華」一千卷，宋李昉、徐鉉等奉敕編。此書起於梁末，蓋欲以上續「文選」。「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編，詩不錄近體，文不錄四六。「全唐詩」九百卷，清聖祖御定，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以最後二書有通行本爲最易得。又宋計有功編「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有通行本，亦易得。他如沈德潛「唐詩別裁」，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王闓運「唐詩選」，也都是有名而且易得的選本。至近人魯迅編「唐宋傳奇集」，汪辟疆編「唐人小說」，唐代小說的總集，也粗具規模了。

七　唐人小說

詩歌散文的進展到了百花怒發、絢爛已極的時候，從來不甚爲人注意，因而沒有什麽可以惹人注意的小說，也就漸漸有人注意，而且有了惹人注意的成就了。唐人小說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發達起來。劉攽說：「小說至唐，鳥花猿子，紛紛蕩漾。」洪邁也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又趙彥衛「雲麓漫鈔」說：「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已。」還有胡應麟「筆叢」一說：「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　未

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唐人小說的成就、及其所以發達的原因，宋明人說的大致不錯。我以爲當時詩歌散文的發達也足以促進小說的發達。先就詩歌而說，從前的樂府裏面有好些故事詩。唐代詩人元白好爲新樂府，也有些是故事詩。白詩如「長恨歌」、元詩如「會眞詩」，不是頗有小說味的故事詩嗎？當時陳鴻看見了「長恨歌」就作「長恨歌傳」。元稹似乎因爲作了「會眞詩」而意有未盡，又作「鶯鶯傳」。同時楊巨源有「崔娘詩」，李紳有「鶯鶯歌」。沈亞之作了「馮燕傳」，司空圖又作「馮燕歌」。這樣說來，當時詩歌與小說二者在發展的進程中彼此確乎有些聯繫。次就散文而說，唐代散文最盛的時期在所謂中唐晚唐之間，唐代小說家十之八九生於此時，可見新的小說之繁興正在新的散文成熟的時候。可惜這些小說家的生卒年代十之八九無從確考，只能略爲假定。現在從這些小說家中揀出幾個最有名的、或有影響於後來戲曲和小說的，略依他們年代的先後及其重要作品製爲簡表如下：

唐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簡表

作者姓名	生卒年代	作品	備考
王度	五八五?—六二五?	「古鏡記」	王為隋唐間人，此為唐代小說第一篇。至梅鼎祚「隋文紀」所收「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等篇，疑出後人依託，未必隋唐間人作也。
張鷟	六六〇?—七四〇?	「游仙窟」	以儷語為傳奇，中夾俗諺，在古小說中最為別致。當時流入日本，近來國內始有傳本。
陳玄祐	七四〇?—七九〇?	「離魂記」	鄭德輝：「倩女離魂」
沈既濟	七五〇?—八〇〇?	「枕中記」	馬致遠：「黃粱夢」 湯顯祖：「邯鄲記」 吳元泰：「東遊記」 無名氏：「呂祖全書」

作者	生卒	作品	改編
白行簡	七七五？—八二六？	「李娃傳」	石君寶：「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高文秀：「打瓦罐」 朱有燉：「曲江池」 薛近兗「繡襦記」
		「三夢記」	蒲松齡：「鳳陽士人」
元稹	七七九—八三一	「鶯鶯傳」	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十闋」 董解元：「絃索西廂」 王實甫：「西廂記」 關漢卿：「續西廂記」 李日華：「南西廂記」 陸天池：「南西廂記」 周公魯：「翻西廂記」 查繼佐：「續西廂」 程端：「西廂印」
陳鴻	七七〇？—八三〇？	「長恨歌傳」	樂史：「楊太眞外傳」 白樸：「梧桐雨」 王伯成：「天寶遺事」 屠長卿：「綵毫記」 洪昇：「長生殿」

			蝸寄居士：「長生殿補闕」
蔣防	七八〇？—八三〇？	「霍小玉傳」	湯顯祖：「紫釵記」「紫簫記」
李公佐	七六〇？—八四〇？	「南柯太守傳」 「謝小娥傳」	湯顯祖：「南柯記」 新唐書：「列女傳」 凌濛初：「拍案驚奇」（十九） 王夫之：「龍舟會」
沈亞之	七八〇？—八四〇？	「湘中怨解」 「秦夢記」 「異夢錄」 「馮燕傳」	曾布：「水調七遍」
許堯佐	貞元間人	「柳氏傳」	梅鼎祚：「玉合記」 吳長孺：「練囊記」

李朝威	貞元間人	「柳毅傳」	尙仲賢：「柳毅傳書」、又「張生煮海」 李好古：「張生煮海」 許自昌：「橘浦記」 黃說仲：「龍簫記」 李漁：「蜃中樓」
牛肅	貞元元和間人	「紀聞」 「吳保安」	新唐書：「忠義傳」 沈璟：「埋劍記」 「古今小說」
牛僧孺	七八〇—八四八	「玄怪錄」	當時李復言有「續玄怪錄」、牛之外孫張讀有「宣室志」十卷、亦紀仙鬼靈怪
薛用弱	長慶太和間人	「集異記」 王維 王之渙	王衡：「鬱輪袍」 黃兆森：「鬱輪袍」 鄭之奇：「旗亭記」 張龍文：「旗亭讌」 盧見曾：「旗亭記」 裘璉：「旗亭館」

作者	時代	作品	後人改編
薛調	咸通間人	「無雙傳」	陸采：「明珠記」
裴鉶	咸通乾符間人	「崑崙奴」 「傳奇」：「聶隱娘」 「裴航」 （此書盛行於宋，宋人因概稱唐人小說爲傳奇。）	梁辰魚：「紅綃」 梅鼎金：「崑崙奴」 尤侗：「黑白衛」 龍膺：「藍橋記」 楊之炯：「玉杵記」 黃兆森：「裴航遇仙」
皇甫枚	咸通天祚間人	「三水小牘」 「非煙傳」	飛煙傳一作「非煙傳」
杜光庭	唐末入蜀	「虬髯客傳」	凌初成：「虬髯翁」 張鳳翼：「紅拂記」 馮夢龍：「女丈夫記」

梁辰魚：「紅拂記」。
無名氏：「雙紅記」。

附註：一、此表根據拙著「中國文學小講話」上冊一九三三版，更改。
二、趙景深著「中國文學史新編」、一九三六版，一一二頁，可參看。

我們讀了上表，可知唐人小說給後人戲劇上以不少的題材。還有孟棨「本事詩」中許多本事也爲後來戲劇作者所採用。如白樸的「韓翠蘋御水流紅葉」，用顧況紅葉題詩本事。白樸和尙仲賢的「崔護謁漿」，孟稱舜的「桃花人面」，金懷玉的「桃花記」，舒位的「人面桃花」，黃錫麟的「桃花吟」，皆用崔護本事。明人「金鏡記」，用樂昌分鏡本事。尤侗、張韜的「清平調」，用李白本事。桂馥的「放楊枝」，用白居易本事。又上面表內從沈旣濟到薛用弱這一羣小說作者的生年大概和韓、柳相上下，可知小說發展最盛的時期正和古文運動最盛的時期相當。我想：要是文體不解放，那麼，自由活潑，描寫有生氣的小說，未必會這樣發達起來。韓、

柳一流的古文家用古文宣傳聖人之道，這些小說家却用古文來寫聖人所不說的怪力亂神之類的東西，煞是相映成趣。韓柳集子裏也有好些類似小說的傳記雜文，不過他們多少帶些說教的意味。如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柳宗元的「區寄傳」、「河間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以及「三戒」等都是。我想當時小說家古文家在無形之中是互有影響的。彼此也或互爲師友。比如元稹、白行簡是朋友，韓愈、元稹也是朋友，據說沈亞之還出韓氏門下。懂得此中消息，就更容易領會短篇散文的小說何以會勃興於這一時期。還有要知道的，四十年前，從敦煌石室發現唐五代北宋人寫本書庫，其中有好些類似小說的俗文，雖大都殘缺不完，可知那時民間已經有通俗的小說流行了。白話小說胚胎於唐，詞也胚胎於唐，下面要說到晚唐五代的詞了。

八　晚唐五代詞人

詞是怎樣起源的？由詩到詞發展的進程如何？詩和詞的關係怎樣？這是我們論到晚唐五代詞人時必得觸及的問題。

由「三百篇」而「楚辭」，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人律絕，大都是入樂或可以入樂的詩，其間由「楚辭」而演化的漢賦雖不可歌，却仍可以誦，所以說，「不歌而誦爲之賦」。其實，誦也還是有聲調節奏的。由樂府而演化的五言詩，如漢魏之際，七子三祖所作，則大都可歌，爲魏晉樂所奏，正所謂「文或不工，而韻人歌唱。」到了齊梁之際，文人言志之作較晉宋時候更多，而且受了佛教誦經歌讚的影響，更加講究聲韻。不過當時關於詩的聲律運動雖已勃興，而音樂還在淸商時期，沒

有若何顯著的變化和這種運用新的聲律的詩相適應，詩多不可歌。所以鍾嶸「詩品」中說：「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直到李唐建立了一個一統的大帝國，音樂方面承受北朝吸收胡樂的影響，又採取民間的俗樂，擴大了隋之九部樂而為十部樂，即燕樂伎、淸樂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國伎。凡大宴會則設十部樂以誇示華夷，正反映着這個大帝國胡越一家的權威的意識。不過這個時候新聲繁興，古曲淪缺，太常徒設虛官，音樂上的實權都握在教坊的人手裏。所以「舊唐書、音樂志」說：「自長安（七〇〇——）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筦絃者，唯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又說：「自開元（七一三——）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開元時人崔令欽「教坊記」載三百二十多曲，可以考見當時所用胡樂俗樂的曲目。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到八十二所錄「近代曲辭」則可以考見唐人曲辭的一斑。其中樂曲長的分為許多部份，如「入破」「排遍」「

徵」之類，各以絕句組成，「水調歌」、「涼州歌」、「伊州歌」等曲便是；樂曲短的大都是律絕一首，自中唐起纔漸漸有長短句，稍後就漸漸有依曲作辭的了

倘若從唐代詩人所作入樂的詩辭來考察詞的發展，那麼，最初開國時所用的燕樂，如「英雄樂」「黃雲河清歌」等，顯然有誇耀權威意味的曲辭，已經無從考見了。李百藥的「火鳳詞」是五律二首，「破陣樂」是七絕六律各一首，想是當初僅存的樂章罷。武后的「商調曲」、「如意娘」是七絕，章懷太子賢的「黃臺瓜辭」是五古。武后之姪嘉興令楊廷玉的「迴波詞」；中宗時諫議大夫李景伯和流放嶺表的沈佺期所作「迴波樂」，都是六言四句，或稱六言絕句，這算是最早的唐人依曲塡詞罷。李嶠的「桃花行」、「汾陰行」，在中宗玄宗宮中謳唱過的，還是整齊的七言。只有明皇自己作的「好時光」：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

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這已經像長短句的詞了，但不知確爲他作否。按當時張說所作「破陣樂」，（六言八句二首）「舞馬詞」，（六言四句六首）「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七律三首）「蘇摩遮」、「潑胡寒戲」所歌，七絕五首）崔液所作「踏歌詞」，（五言六句二首）都不出律絕的形式。還有楊貴妃的「阿那曲」，李白奉詔而作的「清平調」三首，也都是七絕。「全唐詩」收李白詞十四首，「清平調」外，不僅「桂殿秋」二首，「連理枝」二首，「清平樂」五首，都不可靠，便是「菩薩蠻」一首：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和「憶秦娥」一首：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是前人認爲可靠的，也都有疑問。不過定要稱李白爲「百代詞曲之祖」，我們也並不反對，因爲他有「清平調」三章，也足以使他在詞曲上不朽了。和他同時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入樂而稱爲「渭城曲」或「陽關曲」的也還是七絕。劉禹錫的「與歌者詩」云：「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又白居易的「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可見此曲的流行一時。又據薛用弱「集異記」載有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三人旗亭飲酒，竊聽伶官妓女唱詩的故事，這些詩大都是七言絕句。

根據以上所說，可證自初唐以至盛唐玄宗時候，繼樂府古曲而起可歌的詩，大都是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尤以七言絕句爲最多，長短句絕少，就是有，也在盛唐時候，還似乎不甚可靠。倘若有人定要認爲偉大的音樂天才唐玄宗和偉大的詩歌天才李白是詞曲之初祖，那麽，說是詞的萌芽在盛唐時候，也沒有什麽不可的了。

稍後一點，元結做湘江船歌作「欸乃歌」，同時顧況做巴人竹枝歌有「竹枝詞」，也都是七絕。只有張志和、張松齡倡和的「漁父詞」：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張志和

樂是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檜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張松齡

韓翃和他愛姬柳氏倡和的「章臺柳」：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　亦應攀折他人手。

——韓翃

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增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柳氏

他們一倡一和，這都好像是依調而填的詞。這個時候，長短句的詞已漸漸出來了。

如「三臺」「調嘯」就始見於「韋蘇州集」。「三臺」還是六言絕句，和張說的「舞馬詞」相同。另有「上皇三臺」，「突厥三臺」，一爲五絕、一爲七絕，都還不算創體。只有「調嘯」，一名「調笑令」，或名「宮中調笑」，又名「轉應曲」或「三臺令」，就是長短句的詞：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二首之一）

同時王建、戴叔倫作的「調笑令」，調子正和性曉音律的韋應物所作相同。而且這個時候，作者自己明白說是依調而塡的詞也有了。例如劉禹錫的「春去也」詞：

春去也 共惜豔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惟待見靑天。（二首之一）

他自己的標題是「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原來白居易曾有「憶江南」一詞：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二首之一）

劉白集中都有許多首「竹枝」、「楊柳枝」、「浪淘沙」等詞，大約是彼此倡和之作，不過都是絕句，並非創體。最使我們注意的是他們宦遊南方，摹倣長江流域的民間歌曲作詞，民間又取他們的新詞來歌唱。（如劉禹錫「踏歌詞」）不僅劉禹錫在建平摹倣巴渝俗歌「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元稹的詩也曾被民間歌入「竹枝」：

江畔誰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怪來調苦緣詞苦，多是通州司馬詩。

劉白所作「楊柳枝」雖說是由舊曲「折楊枝」翻新的曲子，好像也是爲着民間歌唱而作的。同時他們自已也能歌唱自己所作的新詞。如白居易的「憶夢得」詩說：「幾時紅燭下，聞唱竹枝歌」。自註：「夢得能唱竹枝，聽者愁絕。」相傳爲白居易所作的詞，還有「如夢令」「長相思」，都不見於他的「長慶集」；恐爲僞託。他

自己說：「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如夢令」二首，據宋楊偍「古今詞話」說，是後唐莊宗作。「長相思」二首：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此詞疑爲當時名妓吳二娘作。白居易「寄殷協律」詩說：「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更不聞。」自注：「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瀟瀟郎不歸。」這就是個鐵證。至於劉禹錫的「清湘詞」，一名「瀟湘神」，也有人疑爲僞託，我看這兩首詞：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若問二妃何處所，零陵芳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這當是劉禹錫摹倣瀟湘一帶民間迎神的曲子而作。他的「浪淘沙」云：「令人忽憶

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白居易的「夜招晦叔」詩說：「爲君更奏神湘曲，夜就儂來能不能。」又有「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詩。可見劉白對於瀟湘神曲的欣賞。劉禹錫當有作「瀟湘神」那兩首詞的可能。而且「瀟湘神」的體式正和「章臺柳」相似，不過用仄韻。劉禹錫的詩以詞命題的很多，都是整齊的五七言。但是後人認做詞的「拋毬樂」、「紇那曲」，也都是整齊的五言律絕，大約他的詩也和元白的詩一樣，多爲知音協律者所歌。元稹「贈白樂天」的詩說：「休遣玲瓏歌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註：「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又「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宣宗弔白居易詩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白居易「戲贈諸妓詩」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能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因爲他們這班風流自賞的詩人，當貶謫失意的時候，不免有些感傷頹廢的氣分，愛和妓女樂人接觸，又能欣賞當地的民間歌曲，所以多有作詩卻

唱，依曲作詞的機會。總之、長短句的詞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漸漸起來了，尤其是韋應物、劉禹錫、白居易三個人做了這種新型文學的創始者。

以上所說，可證詞起於中唐時候。倘若一定要說詞已萌芽於盛唐，那末，詞的生長，就在中唐了。

自從韋應物和劉白在詩歌上開了詞的一條新路，詞人就漸漸多起來了。鄭符、段成式、張希復三人所作閑中好：

閑中好、盡日松為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鄭

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影看三面移。——段

閑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肇、畫中僧姓支。——張

這還像是偶然倡和之作。只有皇甫松（父湜）作詞稍多。王國維從「花間」「尊前」二集及「全唐詩」輯得其詞二十二首，收入「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因松自稱檀欒子，就稱爲「檀欒子詞」。最可注意的是「竹枝」「採蓮子」二詞：

木棉花盡荔枝垂　女兒千花萬花待郎歸。女兒

斜江風起竹枝動橫波，女兒劈開蓮子竹枝苦心多。女兒

（「竹枝」六首錄二）

菡萏香連十頃陂　舉棹小姑貪戲采蓮遲。年少

晚來弄水船頭溼　舉棹更脫紅裙裹鴨兒。年少

（「採蓮子」二首錄一）

於整齊的七言句中或句尾附有二字旁注，大概就是所謂「和聲」罷，但不知怎樣歌唱法。其「憶江南」二首：

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閒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

樓上寢，殘月下簾旌。夢見秣陵惆悵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

厲鶚「論詞絕句」云：「頗愛花間腸斷句，夜船吹笛雨瀟瀟。」王國維也以爲「情味深長在樂天夢得上。」可是從來論者稱爲劉白以後第一個大詞人的還是那位「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的溫庭筠。「花間集」錄他的詞六十六首，王國維輯爲「金荃詞」一，共七十首。「詞苑叢談」說：「唐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綯）託溫飛卿撰進，宣宗使宮嬪歌之。」今存「菩薩蠻」十六首，不知是否撰進之作。這里錄三首：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嫋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　畫羅金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　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憀獨倚門。

夜來皓月纔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臥時留薄妝。　當年還自

惜往事那堪憶。花露月明殘，錦衾知曉寒。

這三首詞通體無生硬字句，而淸綺有味。「栩莊漫記」稱爲「全璧」。我最歡喜他的「更漏子」一首：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尊前集」以此詞爲馮延巳作，不知何據。詞寫秋思離情，淒豔欲絕。梧桐樹數句眞是語彌淡、情彌苦。「栩莊漫記」說：「飛卿此詞自是集（「花間」）中之冠」

還有「夢江南」二首也極佳。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山月不知心裏事，水風空落眼前花。搖曳碧雲斜。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此詞幽情遠韻，低回不已，使人讀之，徒喚奈何。論詞者往往以溫比屈，似覺過當。但此詞幽絕韻絕，正復不讓「九歌」「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嫋嫋兮

秋風，洞庭波兮葉下」諸語。溫庭筠的詞比詩更多富貴氣，詞的內容是富貴生活，詞的形式多富貴辭藻。因此金玉錦繡，絡繹筆端。如寫容貌及其他化裝品物者，則有香腮、金靨、雲髮、寶鬢、蛾眉、玉腕，以及寶函、鈿筐、鸞鏡、玉釵、翠鳳、翠鈿、鈿雀 紅粉之類。如寫衣服被帳者，則有繡衫、羅袖、畫羅、繡衣、霞帔、金帶、繡羅襦、繡芙蓉、金鷓鴣、金鳳凰、金鸂鶒、金鸚鵡、金翡翠、金雁、鴛鴦錦、以及錦衾、鴛被、錦帳、鳳帳、繡幃、羅幕之類。如寫建築工藝及其室內裝飾器物者， 則有金堂、 玉樓、朱門、珠閣、雕梁、繡檻、翠箔、珠簾、銀屏、琪樹，以及金鴨、玉爐、麝煤、香霧、蘭釭，銀燭之類。如寫舟車及其他器物者，則有蘭棹、蘭橈、香車、金韉之類。總之，在他的六十首詞中，這類富麗香豔的詞藻，重見迭出，不勝枚舉。他有纏綿悱惻的情思，帶着綺羅脂粉的色澤，自我開創，還不傷雅，他人倣效，便覺俗惡。「栩莊漫記」所謂「正如小家碧玉初入綺羅叢中，只能識此數事，便矜羨不已。」這話不錯的。花間派以後的詞人模倣「花間」，雖見

出色，其故在此。「御選歷代詩錄」說是唐自大中（宣宗年號，八四七——八五九）後，詩衰而倚聲作，至庭筠始有專集，名「握蘭」，「金荃」。王國維以爲宋時飛卿詞止有一卷，「握蘭」「金荃」當是詩文集。其實，晚唐時候，詩詞的界限還是未分。比如「草堂詩餘」所錄溫詞「木蘭花」原是「春曉曲」一詩。同時司空圖僅有之「酒泉子」一詞也在詩集裏。韓偓的詞，「尊前集」僅錄「浣溪沙」二首，但「香奩集」中還有不少可認爲長短句的詞，故王國維輯爲「香奩詞」，共得十三首。而且他也承認唐人詩詞尙未分界。

以上所說，可證長短句的詞實成立於晚唐時候。

關於詞的發展，我們雖不必機械地堅持由四言而五言七言而長短句的形式論，却也不願苟同於詩詞絕緣論，以爲詩和詞決不相蒙。因爲自初唐樂府古曲淪缺而後，繼之而起的可歌之詩，是先有整齊的五七言律絕，後來纔有長短句的詞，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要考察由詩到詞的發展，是不能不考察詩歌與音樂之關係的

。因此，我很重視隔唐代不遠的宋人所見的詞的起源之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說：

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筦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

這可稱爲「詞起於塡實和聲說」。「全唐詩」編者於詞的部份加以小註道：

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塡詞。開元天寶肇其端，元和太和衍其流，大中咸通以後，迄於南唐二蜀，尤家工戶習，以盡其變。凡有五音二十八調，各有分屬，今皆失傳。

這像是就沈括所說而加以補充的，這是關於詞的起源最有勢力的一說。「朱子語類」論詩云：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的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

，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這可稱爲「詞起於塡實泛聲說」。何謂泛聲？我想就是宋末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說的教師唱家有襯字。他還說：

>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這似可用爲詞有泛聲的一種解釋。還有比朱子稍前一點，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中也說：

> 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詩，後漸爲長短句，今止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闋。「瑞鷓鴣」是七言八句詩，猶依字易歌。「小秦王」是七言絕句，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

我看所謂虛聲和泛聲雖字面不同，而意義則一，都是說爲著順應樂句的音數拍子，歌者自己添上些無甚意義的字，以補歌辭的不足。至於所謂和聲，它的正確的意義

倘若眞是歌時羣相隨和之聲，那就與泛聲顯然不同。除了上文所舉皇甫松的「竹枝」「採蓮子」兩首可以作爲歌辭附有和聲的例以外，把和聲塡著實字而變爲本辭的例在其他唐人作品中不可得見。只有五代張泌的「柳枝」一首：

膩粉瓊粧透碧紗，雪休誇。金鳳搔頭墮鬢斜，髮交加。倚著雲屏新睡覺，思夢笑。紅腮隱出枕函花，有些些。

同時顧敻也有這樣的一首「柳枝」。這就像是由七絕而塡實和聲的歌詞。但如「全唐詩」編者的所謂和聲，意思含混，大概是包括了泛聲而說的。我想將泛聲或和聲塡著實字加入本辭，於是就由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的詩而形成了長短句的詞，並非完全出於沈括、胡仔、朱子、沈義父諸人無根據的臆說。因爲不僅他們生在宋代，去唐未遠，傳聞比較可靠；而且詞在當時正是一種盛行的活文學，他們當然經驗或考察過詞的歌唱的實際。我們須知唐代可歌的詩雖是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律絕，樂曲卻是可以因旋律的進行而伸縮變化的。我們雖不確信「北詞廣正譜」所載王維「渭

域曲」，於本辭外添加了那麼多的字，那就是唐人絕句原來的一種歌法；却不難推想當初樂人譜詩人樂而塡實和聲或泛聲是可有的事，而且是很不方便的事。所以後來一般懂得音樂的詩人如韋應物、王建、劉禹錫、白居易之流，爲了順應樂曲的伸縮變化，就開始試作長短句的詞。溫庭筠比較韋、白、劉、王爲後進，承受了先進者寶貴的經驗，適應社會環境的需要，加以個人的天才、興趣、和努力，依曲而作的詞更多，所以他就成了詞的初期一個大作家，而且給了繼起的作家以莫大的影響，花間派的詞人出來了。

所謂花間派，是指「花間集」中一羣詞人而說的。「花間集」爲五代蜀趙崇祚所編，共有「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除了晚唐溫助教庭筠、皇甫先輩松，（以上二人上文已經論過）中原和學士凝，荆南孫少監光憲，南唐(？)張舍人泌以外，餘如韋相莊、薛侍郎昭蘊，牛給事嶠、毛司徒文錫、牛學士希濟，歐陽舍人炯，顧太尉敻、魏太尉承班、鹿太保虔扆、閻處士選，尹參卿鶚，毛祕書熙震，李

秀才珣，這十三人當時都在蜀。未知蜀中詞人獨多呢，還是趙崇祚的見聞限於蜀中一隅。當時蜀中自爲風氣，和騷亂的中原隔絕。加以前蜀主王建、王衍，後蜀主孟昶，都算愛士能文，這也是蜀中詞人獨多的原因之一罷。

論到蜀中詞人，當以韋莊爲其代表作者。

韋莊 （八五五？——九二〇？）字端己，杜陵人。乾寧九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光化三年（九〇〇）赴蜀 爲王建掌書記。王建開國，累官至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卒，謚文靖。「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有「四部叢刊本」。「唐詩記事」說：「莊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在位多垂訝，莊乃諱之；時號秦婦吟秀才。」後來韋莊撰家誡，不許垂「秦婦吟」幛子，故「浣花集」亦不載此詩。四十年前，敦煌石室遺書發見，中有自署「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寫」的「秦婦吟」一本，纔又流傳於世。多謝黃巢之亂，成就了他這一詩人。韋莊在晚唐有詩名；入蜀以後又以詞名著

，他一個人恰恰代表了詩詞代謝之際的兩方面的作者。五代有許多重要的詞人，重要的詩人却沒有幾個。只有詩僧貫休、齊己可以比肩和韋應物爲友的皎然。還有女詩人後蜀主孟昶的花蘂夫人徐氏（一作費氏）和號爲女校書的薛濤也可以比得上稍前一點的魚玄機。所以我們論詩到五代，不能不推韋莊爲一個大詩人。「秦婦吟」就是他的不朽的作品。此詩藉一個從長安逃出來的闊人家姨太大，說出她身經亂離的見聞感憤，訕笑官軍甚於痛詆革賊，是極沈痛深刻之作，共長一千六百六十六字，是七言詩裏第一長篇，它爲唐詩放了最後的光輝。今引一段於此：

蓬頭垢面眉猶赤，幾轉横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言語異，面上誇功雕作字。柏臺多士盡狐精，蘭省諸郎皆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爲兩史。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諠呼來酒市。

可以想見在黃巢領導之下的農民羣衆，他們一旦建立了政權，只知道摹倣舊統治者的一些老花樣，這是那時沒有覺悟又沒有政治目標的農民革命應有的現象。再引一

段於此：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暫起欲陳詞，却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歲種良田二百廛，年輸戶稅三千萬。小姑慣織褐絁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垂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飢山上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

詩中這位老翁原來是一個大地主，也叫他嘗嘗乞丐生活的味道，不能不感謝那些官軍。陳寅恪作「秦婦吟校箋」，推尋韋莊晚年所以諱言此詩之故，以爲是時「從長安東出奔於洛陽者，如秦婦吟之秦婦，其路綫須經近楊（復光）軍防地。從長安西北奔於成都者，如金溪閑談之李氏女，其路線亦須經近楊軍防地。而楊軍入都大將

之中，前蜀創業垂統之君，端己北面親事之主（王建）。即是其一。其餘若晉暉、李師泰之徒，皆前日楊軍八都之舊將，後來王蜀開國之元勳也。當時復光屯軍武功，或會兵華渭之日，疑不能不有如秦婦避難之人，及李女委身之事。端己一詩，流行一世，本寫故國亂離之慘狀，適觸新朝宮闈之隱情，所以諱莫如深，志希免禍。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而竟垂戒子孫，禁其傳布者，其故儻在斯歟？」考證至爲精審。韋莊的詞散見於「花間」「尊前」諸集，王國維輯爲「浣花詞」一卷，共得五十四首。我最愛讀他的這幾首詞：

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勸君今夜須沈醉，樽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須愁春漏短　莫訴金盃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月，沒人知。

思帝鄉

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我以爲韋詞出語似淺，而含情至深；不似温詞故爲富麗，而時有俗氣。張炎「詞源」說：「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于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花間集中韋莊、温庭筠爲極則。」王國維說：「端己詞深語秀，雖規模不及後主正中，要在飛卿之上。」（「觀堂集林」）從來論詞的人常以温、韋並稱，但論到二人的優劣，就人各一見了。

總之：「花間集」作者十八人，以温、韋爲兩大家。詞格近温者，有牛嶠，顧

敻、閻選、魏承班、毛熙震，而以毛文錫所作質直淺露，爲「花間」最下品。詞格近韋者，有皇甫松、孫光憲、薛昭蘊、牛希濟、鹿虔扆。介乎温韋之間者，有曲子相公和凝，以及張泌、尹鶚。此外有可獨張一幟者爲李珣，歐陽炯亦屬之。「栩莊漫記」說：「花間詞約可分爲三派：鏤精錯彩，縟麗擅長，而意在閨幃，語無寄託者，飛卿一派也。淸綺明秀，婉約爲高，而言情之外，兼書感興者，端己一派也。抱樸守質，自然近俗，而詞亦疏朗，雜記風土者，德潤一派是也。」這話是很確當的。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蜀秀才。其妹舜絃，王衍納爲昭儀。以先世爲波斯國人，被呼爲李波斯。尹鶚有詩嘲笑他道：「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其實李珣於國亡後不仕，詞多感慨之音，人格還算是香的。他的「南鄉子」爲寫粵中風俗景物之作。

乘綵舫，過蓮塘，棹來驚起睡鴛鴦。游女帶花偎伴笑，爭窈窕，競折團荷遮晚

雨。

傾綠蟻，泛紅螺 閒邀 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輕浪裏，閒游戲 夾岸荔枝紅照水。

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物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

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臺前。暗裏迴眸深屬意，遺雙翠，騎象背人先過水。

「栩莊漫記」說：李珣南鄉子均寫廣南風土，歐陽炯作此調亦然。珣，波斯人。或曾至粵中，豈炯亦曾至粵？不然，則南鄉子一調或專爲詠南粵風土而製，故作者一本調意爲之也。珣詞如騎象背人先過水，競折圓荷遮晚照，愁聽猩猩啼瘴雨，夾荔枝紅照水諸句，均以淺語寫景而極生動可愛，不下劉禹錫巴渝竹枝，亦花間集新境也。」不錯，李珣寫此調十首，都用明潔之筆，繪影繪聲，引人入勝。歐

陽烱的「南鄉子」八首也有此勝處，今錄四首：

嫩草如煙，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綠，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

畫舸停橈，槿花籬外竹橫橋。水上游人沙上女，迴顧，笑指芭蕉林裏住。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擡素手。

歐陽烱（八九六——九七一）益州華陽人，仕前後蜀，累官至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兼修國史。入宋，授左散騎常侍。王國維收輯他的詞爲「歐陽平章詞」，凡三十一首。他說：「愁苦之音易好，歡愉之語難工。」他很會寫公子佳人的舊愁新歡，離情別緒。他爲「花間集」作序，可見他在當時是一個很有名的詞人了。

「花間集」不錄君主之作。後唐莊宗李存勗，前蜀主王衍，後蜀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都能作詞，尤以南唐二主爲最有名。並且南唐偏安江左，堪

稱樂國。史稱士之避亂失職者羣以南唐爲歸。南唐君主自以爲出自大唐苗裔、中原文物之所寄，都能提倡文學，培植士類。當時著名詞人，張泌而外，有馮延己。延己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一說新安人。他在南唐由翰林學士做到宰相。他的詞有「陽春集」。陳世修「陽春集序」說：「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相傳馮延己嘗作「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挼紅杏蕊。　鬥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元宗李璟戲問延己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對道：「安得如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可以想見南唐君臣沈湎聲色的生活正和蜀中一樣。懂得這個，纔可以來論南唐後主李煜的詞。

李煜（九三七——九七八）字重光，璟第六子。二十五歲時嗣位，在位十五年

。宋將曹彬攻金陵，煜降，（九七五）被封爲違命侯。相傳煜在宋，有札致金陵舊宮人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又作「虞美人」一詞：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宋太宗知道了，賜他一種毒藥（牽機藥），他死了。「南唐二主詞」有王國維輯本，劉繼曾箋注本。中宗詞不過幾首，後主詞存四十多首。後主第一期的詞是在「量珠聘妓，紉綵維艘」的生活裏所作：

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一向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浣溪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

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玉樓春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徧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我們從這種詞、可以想見江南小朝廷那位皇帝是怎樣的風流豪侈。在他自己回顧當日的生活，也說：「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却登高文」）可是悔之已晚，不久就亡國了。他第二期的詞是從「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直到「以眼淚洗面」的生活裏所作：

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夜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破陣子

五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河山。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黃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浪淘沙令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他這種詞已經不是享受的歌唱，而是悲苦的聲訴。詞本是統治階級君主官僚尋開心的曲子，到了亡國以後的李後主，詞就成了他的發憤告哀的一種新體詩。從此以後，詞雖還可以歌唱，却不必專爲歌唱而作。由歌者的詞變爲詩人的詞，應該從他數

起。他是五代最後死的一個大詞人、他開拓了詞的一個新境界。

以上敍述五代詞人完了。假如有人要問「詞在這一時代何以特別流行呢？」

我以爲就文學形式的發展而說，詩到晚唐，眞是如皮陸一流詩人所說，由古體而律體，由律體而雜體，詩的道路已經被人走到了盡頭，長短句的詞應運而興，自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而且詞的起來是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這在上文已經說過了。再就社會背景而說，詞在這一時代特別流行，並不是偶然的，但看歐陽炯的「花間集敍」就可知道。細玩敍文之意，詞和南朝樂府宮體是同性質的東西，各適應着當時統治階級貴族官僚以及智識份子的要求。他們在社會上憑藉了自己優越的地位，特殊的權利，世間上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醇酒，婦人，歌唱，三者諧和酣美的享樂，正是他們所追求的。詞，這東西恰出於他們那一階級之手，有「花間集」的作者可證；恰以他們的姿態出現，恰以他們的生活爲內容，而歌奏於宮庭北里，繡幌綺筵，滿足他們的生之享樂的要求，有「花間集」的作品可證。他們這樣貪圖

瞬間的享樂，帶着極濃厚的感傷或頹廢的氣分，這是他們生在晚唐五代那樣興亡倏忽，禍變無常的狀態裏而無可如何的。陸游「花間集跋」云：「斯時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於無聊。」他說出於無聊，這是不錯的。唐初興盛時有所謂「英雄樂」，晚唐五代叔季之世有這種兒女詞，不能說文學與世變無關了罷。

（唐代文學史　完）